

第八册 卷十一 系十一

藝文志中

碑記

藝文志下

撰者用藏刻銘目

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  
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士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  
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  
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  
以宣尼惜君之理小人期問君之政教向使移於有  
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  
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膳  
在御不解懸而四裔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  
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

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挹其遺風焉  
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  
頌曰鳴琴蕩蕩慮子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澆風  
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爲魴皤皤黃髮或師  
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諫或  
剖心諷托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  
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筮仕定哀泱泱  
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亡政敝道播  
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尙掃苔篆將磷尋風

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  
維新

宋

孫

昱

富春人

重修文宣王廟碑

孔子沒後數千載碑孔子之道者衆矣率不過配天地比日月踰江海等山嶽爾其間絕高獨王勃韓退之與程灝爲然單父有郭知微者將新孔子廟 訶於富春孫昱夫廟者貌也蓋貌其形以致恭敬釋曰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寺道曰觀其實一也噫三教並興於周自周而下斯須不可得而去者孔子之教也乃嚴其祠者釋道耳何以日用其教而日損其祠於我先師孔子何薄與矧君臣之道非孔子之教不嚴父子之道非孔子之教不親夫婦之道非孔子之道不別嚴君臣所以固社稷親父子所以幹國家別夫婦所以正人倫向使君不君臣不臣則下民何理父不父子不子則家道何安夫不夫婦不婦則人倫何正將悖逆之必起鳥獸其同羣何者明禮讓何者 孝是知生人於天

地治亂安危吉凶悔吝咸繫孔子之教今則背孔子而奉釋道何其反也豈知釋氏者梵國聖人也所說皆虛無寂滅之論而後來緇衣者粒帛其中故詭以登天陷地之說俾愚者惑而信者多矣老氏亦聖人也所說者皆清淨無爲之道而後來褐裳者復衣食其中飾長生羽化之說故欽崇者又衆矣惟餘吾徒不市孔子道爲衣食故弗克少存禍福誠能有是又烏知孔子廟不日盛一日耶郭知微異人也不畏空門之禍不祈道門之福費家而修孔子廟孔子廟成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豈得以僉筆直書故不暇計廊廡廣狹土木多少也  
時

宋景德元年吉日

元

楊 桓 單父縣人

重修孔子廟碑

惟生民萬物僉稟於天養於地保於聖是則聖人之於生民萬物與天地同功惟其與天地同後之報恩崇祀亦與天地之大而能久我皇元統馭神器混

萬國詔令天下修葺至聖文宣王廟仍命代任者以  
工役次第交相授受各官任滿考績以爲殿最雖海  
隅之遠與京師同體况單之爲州密邇於夫子林寢  
者乎其崇嚴祀廟建設學宮以勸風化故所宜也然  
任州者屢見屢易一人不能成其功癸丑故防禦使  
劉公鄉官也始於故基構殿堂並東西兩廡功未畢  
而劉不祿任城張侯自單父宰攝州事補完牕扉肖  
像聖王及顏曾思孟十哲冕服如制戊午單父宰盛  
侯作講室至元四年耶律公自充移監於單雁門楊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公同知州事協議大成門十二年耶律公旣至時兩  
廡漸壞乃爲補葺之仍廣舊廡十分之四又因講室  
之敝而革完之因是單之廟弘麗過於他郡十七年  
夏予自單中來監州劉公州判馬公請記其事予嘗  
謂天下之事有君子創於前必復有樂人善者記之  
其或妬人之功必曰功自我出者然後爲我未見其  
有成也今觀其嚴聖人之祀祠如此則其服聖人之  
言行不待言其信且篤矣若是則予可以撥其鄙陋  
使諸公爲善之心見之於後世也予惟先王之政教

不明於後世心之所素憂者請爲衆陳之夫儒之名義乃學者之稱耳非若別爲門戶他一流派也然所學者何事與學爲吏者何修夫吏也者自王公以下有官守者之通稱也孟子所謂天吏者指天命之者言也漢時所謂良吏循吏酷吏者指二千石刺史郡守言之也後世變天官之名爲吏部者掌中外職官之制者也以至府州司縣掌簿書者又通謂之司吏凡先生皆選學業有成者充之未有不學而得仕爲吏者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

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蓋賓興也者以賓禮興起之俾人由於是也由是觀之儒者學其所行其學特一人之事後世乃以不明六德六行六藝惟區區於章句長短之末技者目而爲儒亦不達先主養民治民之政教惟專於簿書徵發之餘習而爲吏又有儒吏兼通之語然吏舍儒則所資者何事儒舍吏則所行者何事也以至晏自非毀儒毀吏則以貪污無行詆之吏毀儒則以孱不幹濟誚之皆本自其永枝自摧其幹者也此皆不明政教之源遂至於此方

今聖朝以還淳返樸爲天下之大本學校徧於鄉黨而後世當以六德六行六藝之準學之爲儒仕之爲吏明乎大源無僅以章句之末技簿書之末習遂分儒吏爲兩途庶幾乎知予之所憂爲不近也

至元十七年庚辰秋七月辛酉撰書

馬舜臣

東平教諭署  
單州學正

### 重修廟學碑

單州廟學廢於庚辰之兵聖朝開創以來守土之吏固嘗加修葺而以瓜期屢代艱厥成歲月變遷風雨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剝落棟宇基址不無所損逮夫宣聖五十三世孫奉訓公至官旣拜祠下見其門廊隳圯堂室湫隘青衿解散因蹙然曰國家方守成業急於尚文而承流宣化者當先庠序之教以贊久安長治之盛乃使文風不振咎將誰歸意欲繕完而一新之然以孔氏故少有嫌疑之避猶豫未決鄉大夫蔡嘉議及故總管孟懷遠合辭固請於公而後見許於是邑士聞之莫不踴躍咸願倡率而營度之施財傭工迭爲伙助者惟恐其後公以衆意協命單令李貞尉劉用庀

徒葺事及士夫三十餘人朝夕黽勉更相督視或鍛或陶或斲或削規矩準繩各有攸當未幾門墻廊廡金碧錯然繪像燦然講授之堂絃誦之室儼然肅然其從學者恒及百人揖讓升降於禮文之間濟濟尤爲可觀蓋經始於丙辰七月而落成於丁巳之八月暨丁卯公率僚屬諸生行釋奠儀仍講鄉飲禮於庠觀禮者靡不欣然稱嘆以爲洙泗衣冠鄒魯禮樂盡在是矣有耆德之人趙鑑鄧甫等以予濫攝學職故請爲記公因顧予謂曰古之單父侯父事三人兄事

五人友事十一人是以成令名於後世予忝蒞此邦縱不能企及前賢敢不取諸人以爲善乎新廟學者非我是爲實從多士之謀也子當爲我文諸石以謝其功言未竟向之耆德者前致辭曰單學廢已久矣閭里之民雖嘗有興復之意末由也已幸我公至此吾儕奔走服勞固所願也敢貪厥功而掠其美乎且單民受孔氏之恩非一日矣蓋自子賤子期之爲是邑也一則明於任賢故有彈琴之化一則勤於任力故有戴星之政勞逸雖有不同皆出聖人時中之教



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皆聖人遺澤也不圖千載而下親逢聖裔繼二賢之遺蹟傳一家之正統使彈琴戴星之治再舉於當年流風餘韻復新於今日又可見冥冥之中聖人之意拳拳於是邑而不忘也何其幸與吾民於孔氏之恩報之不暇區區片石將求文以紀公德之萬一奚以謝爲予從而釋之曰公之歸功於士禮也士之報德於公亦禮也然而所以報者尙慮其匪報也竊聞學校者養育人才之地扶持世教之本殆不可一日闕今單學旣成非徒爲觀美也所

願士夫之家勤率子弟求其實教與實學庶不負立學之意教者教其所以爲人之倫學者學其所以爲人之倫人倫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也求其入道之門則有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也他日有成則賓興不患無人矣高者可以爲公卿下者不失爲一鄉之善士若是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特見之學宮而已又將見上倡下從如風偃草道成化行風俗以美以至賈於市者明義利耕於野者讓壟畝居者

長幼相孥慈行者老羸無負戴俾邑人來游來歌者  
念孔氏之遺愛樂爲去思之頌而無忘於悠久顧不  
偉與吾知其所報者將在此而不在彼也遂直書以  
爲記時

至元十七年庚辰秋七月丁巳穀旦

周

馳

聊城人通  
事舍人

重修琴臺碑

單父慮子賤琴臺在今守居之東偏相傳爲一郡故  
實者不知始於何代是果子賤所築歟陵谷變遷無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

從致詰前斯爲政者邈不置懷由是日就傾圮大德  
丁酉吾友高君直方來守是郡下車未幾政事修舉  
吏畏民安暇日輒登斯臺徘徊顧瞻若有所負爰命  
匠石計工度費補葺而增崇之又起屋其上中設肖  
像以致崇德尊賢之義經始於大德己亥十月落成  
於明年之三月予往來蕭縣道經單父嘗伏謁臺下  
君請記其興建顛末以示後來夫古今之推移是臺  
之興廢理勢之常無足道者惟子賤之賢得聖師以  
爲依歸而獨以君子見稱鳴琴之化傳之竹帛流芳

無窮後人所當法者不可不知也然而寥寥千載蒞  
官於斯者幾何人獨不聞有繼子賤之迹而聞於世  
者何耶其史官闕而不書耶抑子賤之治果不可得  
而企及耶以言吾直方春秋之富學問之精一麾出  
守行其所學至郡之始能以古賢事蹟表而出之可  
謂知所先務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吾直方  
修臺之意也敢併告後之君子毋俾昔人擅美前古  
直方名知柔今以奉訓大夫知單州事云

元大德庚子二月十二日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軒

昂

魏縣人單  
父縣知縣

重修琴臺碑

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而代主之分九州列萬邦  
設有司以敷治此古今之通禮亦世運之相因也洪  
惟元聖奄有區宇梯山航海靡不臣庶單州古魯國  
之邑至五季間梁陞爲州曰耀至宋更曰單具誌於  
石噫聖門高弟慮巫二公勤逸之迹千載不泯故前  
爲政者追思企慕構堂北墉巔即子賤鳴琴之所名  
曰琴臺朝夕瞻仰效其政令以化其民抑斯州之壯

觀古今之勝槩也歲月悠久風雨陵夷雕甍頹朽鳶  
尾傾摧至正改元之秋槐 公王奉議來守是邦民  
安政理百廢俱興值歲旱禱雨輒應僉贊其誠公曰  
偶然耳非造理明徹能若是乎一日偕僚寀登斯堂  
覩其傾圮愀然不樂謀於衆曰夫二賢之高風爲政  
者之欽仰不能修葺吾輩之愆也乃先輸已俸衆爭  
繼之撤而一新不日落成堂廡門墻宛然如昔共完  
勝槩豈不偉與又明年壬午秋復築社稷壇於城坤  
祀事嚴肅況興學課農訟簡盜息與古循吏復何以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二

加處巫之治若合符節嗚呼知足不辱公之謂也年  
未從心思歸致政遠邇聞之無不嗟異始公之在成  
均也同輩推服主北海簿也吏畏其明尹高密邑也  
民懷其惠詩文書翰妙出前賢至於論古今得失博  
學多聞不及枚舉焉公魏人諱伯貞字之幹槐庭其  
號也昂忝亦居魏尹單父侍下風二載間感公之德  
思公之仁安敢掠其美臆爲之說云

至正三年二月吉日

秦時中

邑人官系  
見人物

重修琴臺碑

余聞古者魯君子慮子賤治單父鳴琴不下堂人被其化載諸典籍昭然可攷臺在堂北城上高踰數仞臨望四周一覽無際世傳子賤遊息之所意在於此以廣其聲教後人因之構堂於上以祠之曩因兵故堂稍圯天朝混一區宇洪武禊春虎林鮑彥敬由戶部考滿承命來佐單邑下車首訪是臺睹其瓦礫榛穢慨然有興圯補敝之意奈方公務如蝟巡邏差委每無虛日故心竊懼而未敢有言迨九年夏五月事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三

少從容公乃謀諸僚友陳公原夫曰修舉廢墜乃有司職分之所當爲安忍坐視昔賢之迹廢壞蓋爲之寒心焉請修葺以彰先賢之德陳侯從之公計闔縣胥隸之工不假民力磚石土木之用不匝月而畧備不期以山東按察司有督工青萊等處壇壝之命公促赴之而興修之事少緩是年七月陳侯調沂州太守以飛檄邀公回縣視篆得遂舊志力行涓吉興工子來趨事不日成之襄其事者縣吏蘓禮朱詢輩請予爲文刻石龕於壁以俟後之同志君子慕先賢之

德嗣而葺之庶乎斯臺之不朽云

洪武九年閏七月五日

失名

舊本未  
註無攷

重修儒學碑

單縣故魯地處子賤彈琴治邑也風俗至今甚厚非  
旁縣比逮入皇明治教文物尤彬彬焉縣舊有學未  
詳所建歲月久而傾圮師生靡寧正統年毘陵高節  
以布政司照磨來知縣事下車之日政令一新乃歛  
謁學宮歎其卑陋頽壞不稱大懼教化之基不立學

校之政不修非所以右文隆禮化民成俗且無以稱  
國家建學之盛典誠吾守令之責敢不以爲已任乎  
維時縣丞靈壽王政涿州孫煜烏程張仲良主簿定  
遠蔣瑛典史闔鄉劉賢聞而議合乃相與捐俸貲發  
已帑以倡之縣之前教諭黃岩王純教諭鄆城沈翔  
亦輟學廩竭力以相焉於是邑之耆民成璘等感而  
相謂曰吾侯不鄙我民營建學宮已欽承德意造就  
邑里之子弟以復先賢絃誦之風盍樂助之乃爭出  
羨貲以授司計者於是材甃既具工役亦集給直酬

勞罔有闕遺復以錢帛貨民居之隙地九丈廣其前  
七丈廣其右拓其趾而新之中建大成殿旁列兩  
及神門泮池前闢三門櫺星門神厨祭庫明倫堂  
時習齋右日新齋後堂制書有樓以至饌厨庖湏莫  
不有所崇其垣墉端其街道纖悉靡遺規矩改觀煥  
乎文物之盛也始事於正統七年冬十月落成於八  
年之春季邑之長者以其成之不易乃具巔末以書  
來請記竊聞古者六鄉六遂則有庠序焉風化自茲  
而美人才於是乎出惟教與養相資而成關係甚重

是以爲政欲教化其民者必率先於學校謂之知本  
高公列官藩府非一日宜其政治知所本而倡道其  
民致學校之一新輪焉奐焉之盛自茲士子之來游  
來歌者仰瞻清廟之翼翼肅觀聖像之巍巍觀感之  
間想吾夫子四教之旨文行忠信之志興視聽言動  
之行成蔚乎鄒魯之風將復見賢才輩出不負朝廷  
教育之恩守令作興之意蔚蔚乎三代之人物奚止  
如昔之望而已哉董工樂助義士姓名則別書於碑  
陰同貽不朽用是不讓而爲之記以告諸後來庶有

足徵云

呂 棠

濟寧州人湖廣按察司副使

重修大成殿碑

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傳斯道也奈何生於周末當時太樸散而民俗偷人欲熾而天理晦聖人憂之教以人倫而後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使世道燦然復明夫子之功也後世願治之君無不法焉建學立廟春秋釋奠尊道統也我國家有天下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六

以來聖聖相傳欽崇儒道度越前古爰自京畿太學以及天下郡邑遍得祀焉單縣卽古之單州密邇鄒魯涵濡聖化最先廟學雖起創於前代歷年旣久風雨摧剝昔時爲縣者迫於簿書期會多不暇留意近年得二尹葛侯慨然有興修之志乃於農隙捐俸輦石陶瓦鳩材僦工相其故址湫隘闢而廣之儀容弗稱改而塑之百工交作罔敢後期撤衆朽而代以美材轉卑污而易爲高明禮殿則覆以琉璃聖像則飾以金碧輪奐爭輝彩章炫目次及四配兩廡並皆增



政之急務然而廟學歸新諸士益當磨礱圖厥顯揚  
他日出而效用於時使功業鏗鉤炳耀光前振後庶  
上不負朝廷教養之深恩下不辜二尹作興之美意  
也侯名泉字本源世爲彭城望族性沉重爲政公直  
單人愛之既述其事復繫之以銘曰大哉先師天縱  
之聖道統相承爨倫攸正獲麟作經昭如日星集厥  
六成玉振金聲歷代追崇祀以王禮巍然袞冕褒嘉  
無比惟單之學殿宇久傾不有興者何以棲靈彼美  
葛侯重加修理爰命工師百廢俱起學宮奕奕廟貌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八

堂堂聖道增輝日月同光刻石勒名以昭聖德作廟  
者誰邑丞之力

楊一清

太子太師吏部尙  
書華蓋殿大學士

單縣遷城碑

單邑城成於時山東藩臬諸君子以書來言曰夫單  
父古采邑也東瞻泰嶽則徂徠新甫伯禽之曲阜也  
側望臨淄則瑯琊渤海呂望之營丘也邇接邾鄆則  
龜蒙鳧繹滕薛之故疆也遐聯郟費則泗沂汜汶濟  
兗之支派也而單父三面帶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

州梁山鉅野俱爲巨浸我明洪武己巳河又大決正德己巳又決楊晉口己卯亦如之辛巳又決八里灣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漂民屋廬壞民禾稼蕩析離居邦人大恐至乙酉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喟然歎曰於乎單父之民其爲魚也夫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乃今高岸爲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稚溝壑壯者散徙是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磬是無財用矣非予溺之而誰乃謂方伯郭君韶曰維茲城以衛民經之營之汝實總之乃謂憲使潘君墳曰綏善良遏寇虐

以爲民保障惟汝力乃謂亞叅侯君位劉君淑相曰汝惟職專茲役往視予民母貽民憂乃謂僉憲陳君德鳴曰汝往督之以昭汝憲乃謂兵備副使王君言曰飭汝師以防姦宄乃謂兗守喻君智曰弗城胡邑弗邑胡民惟汝之責乃十有一月丙辰升墟以望故城之陰陵衍而平土燥而剛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越明年春龍見而雩土功伊始峙乃餼糧時乃畚鍤乃辨土物乃課章程相其陰陽則筮人獻吉葦氏貢良定其方位則水臬以懸規景以測畧其廣狹則野度

以步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宮隅七雉城隅九雉  
之陬陬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勤越三月城成  
又三月邑治成又三月庠宮祠宇成巡方有臺監司  
有署置郵有舍醫曆有肆巷有闐闐里有塾序疆有  
堠望火師監燎水師監濯民趨如市賓至如歸引睇  
平原留睨清流遠涵天碧邇延野翠而向之爲民患  
者舉爲民利矣單父之民相與嘆曰於乎微王公吾  
其魚乎是役也鎮守太監王公思競巡按御史張君  
英李君美王君正宗咸與力焉綜理於內則右布政

潘君墳叅政常君道江君曉王君潮副使錢君宏任  
君洛余君本僉事邊君寧而董其役者則同知俞鼎  
縣主簿王懷禮經歷宋澤也又越明年王公出巡東  
兗觀於新邑喜曰單父之民自是其有瘳乎又令陶  
甃數百萬環而甃之曰斯可久矣予聞而嘆曰盤庚  
遷而民咨怨單父遷而民樂康何也蓋河之患同而  
遇之時異也且春秋城鄆城郎城楚丘大書不一而  
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人宗子譬之王  
公設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今單父在昔爲周王子

臻邑觀單襄公之聘楚靖公之處晉穆公之事周施  
澤於民久矣乃若慮子賤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  
理雖勞逸則殊其勤於單者不亦遠乎繼自今其無  
忘三公之烈與二賢之勩也已爾乃繫之辭曰於維  
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爲鎮大河爲池維茲單父姬之  
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至定哀子賤實來尙德  
若人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言夙駕蹇蹇匪躬不遑  
蚤夜百千餘年以迄於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民廬  
漂沒宮宇爲沼菰藻交加煙濤浩渺下迨於今城復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一

于隍民患滋深率顛彼蒼中丞蒞止乃新百雉迺左  
迺右迺疆迺理役者協力贊者協謀崇墉修雉傑觀  
飛樓都人豫喜載笑載語以藝黍稷以穀士女自茲  
伊始旣樂且康授之衽席登我高岡我觀民牧誰其  
作者召伯勞之民狎於野禮稱築郭書戒勤墉維茲  
單父中丞之功克成有終王臣之節矢詩不多以告  
來哲

郭

鑿

山西高平人  
翰林院檢討

儒學新鑿泮池碑

讀詩小序魯僖公作泮池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泮池之詩以贈之至今異世之下猶想像僖公之賢是知學宮之設其不可無泮也尙矣蓋周禮所載學校以教國之子弟而制度未備是爲缺典先王垂世立教之美意其規畫詳盡義意深遠非淺識所能窺也我國家修舉文教稽古定制要荒郡縣建學置師勗弟子員而講習六藝敦尙行業使縫掖之士的知趨向此固文明之會也三代而下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後科舉之學始盛雖名賢碩士必由此入選

而立功當世垂業後來奈何尊古卑今之士執偏錮之見而謂豪傑特起之夫非科目所可致而遂曰聖賢將老死於林野嗚呼豈其然哉規矩設而方員定準繩具而平直宜學校立而人才出必至之理也不但世之中才獲蒙培養而知所持循而高明俊偉之輩亦皆由此而建功立業以自效用於時奚必悉取之屠釣飯牛耕野隱市而後爲賢耶蓋學者知先傳後倦之教極反已致曲之力則致身青雲輔世黃虞皆教學之力也單縣古單父之地儒學舊無泮池姑

蘓章北城先生榮作尹茲土首興文治乃創作焉其規模形制悉合古法所謂形如半壁故曰泮池者有焉居文廟之右儒學大門之內其後爲儀門爲明倫堂爲學舍爲師爲弟子者朝夕遊焉先生之意亦周且遠矣先生嘗作書舍數十間政暇與諸生講明義理考正德業又嘗郭門之外葺子賤巫馬期琴臺一區無乃自期於二賢而且以望於後之爲宰者耶嗚呼古人每重興作而政化所關又有不得不然者矣凡單之士入學鼓篋淬礪刮磨以克廣其事業而不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二

負乎作養者其體先生意而抵策者乎凡單之令抱節下車剔蠹樹休以克修其事業而期比於二賢者其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乎單簿信齋趙轉以公事抵都下謁余於館因以司教何忠旌等及儒學生侯爵張寅等之意告且請言時

嘉靖二十二年歲在癸卯仲秋之月

單文彪

邑進士  
見科目

科甲題名碑

教化國家之大務人才爲政之所先政非人才弗立

才非教化弗成而宣明教化培植人才莫大於學校  
昔者聖王繼天立極咸以爲重務至周而制度大備  
文武周公之化浹洽於天下士志於學者皆歌棫樸  
作成之效詠豐芑辟雍之盛蔑以加矣皇明肇興徧  
建侯泮革勝國之陋習作一代之人才莫此先焉單  
學之建厥惟舊矣近迫黃河瀉鹵墊隘不可以居既  
而水浮城郭乃擇是地更爽塏焉其制度宏敞美輪  
美奐蔚然大觀邑尹壺關楊侯洛釋萊餘周而視之  
見其廟貌巍然曰釋奠有依矣堂楹巋然曰弘教有

地矣齋號整飾曰講習有所矣詢及俊髦科第者姓名官職或弗能詳而况世次乎乃慨然曰先達耆舊或以德業著或以才名顯或功在社稷或澤被生民未幾乃訪聲迹於臆度之餘采遺芳於想像之外猶不可得是可歎也於是鳩工礱石徵予記焉予以爲興化成才之道莫先於學校而助理成化之功尤在於有司興學之務何限而要諸久遠者爲難昔文翁治蜀祠先賢立科條廣舍宇皆作石室一時文學風化同聲鄒魯况單乃魯之近邑夫子之遺風餘烈尙

在列聖之崇儒重教彌篤而凡官於縣與學者亦皆率職興事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彙征矣古人云委土可以爲師保侯之此舉也使先達之士拭目如見聞其盛足以立志踐其迹足以安業尋其緒足以成學豪傑倜儻之士咸有所感發而興起較諸委土之功不啻大矣苟忽是焉則無所觀法是伐善也伐善必長惡而趨向不正道義不明徒事乎訓詁詞章之末藝而已而況至於美筆墨以徼利達者哉予考志之所載某時得某人某時得某人甲科者幾人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五

鄉薦者幾人名以氏錄年以世紀官以命叙楊侯協寮宋集師生命工勒石立於明倫堂之左自是凡服青衿游泮水者始得三益之友矣侯之功尚有窮乎

霍麟趾

邑舉人  
見科目

歲貢題名碑

此我單庠歲貢題名碑也士之貢於鄉卒業成均者固嘗載諸志弗遺矣邑侯楊公乃欲刻石而壽之蓋勵士氣使爲同鄉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也嘗謂樹休光懋丕績布德和惠以成夫雍熙太和之治得人而



托之身逸而萬化行探六籍尊孔氏顯微闡幽以造夫正大光明之學得君而臣之位尊而事功著若此者未始不上下相須焉明高皇帝臣妾億兆之明年卽建學弘化又明年詔開科貢兩途以待天下士士之雲從霧蒸由庠序起而熙帝載者抑豈出於斯途之外而有露鋒脫穎之階也哉科尙已乃若貢者廩均度曰行均度正文均度精呈之宗伯達之天子天子廷試而門生之升降以節乎禮鐘鼓以陶乎樂復會以講乎古積分以崇乎功效成然後用焉祖宗之

所以待貢者如此其嚴且重也夫取之嚴阿附澆泐者不能售其諛任之重懷抱利器者得以盡其學神機速行輝映無極其與鄉舉里選之法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漢之茂材孝廉直言極諫唐之明經俊士制舉諸科宋之明經詩賦制科或因災異而舉或遣使巡行而舉多岐繁徑卒莫專一風斯下矣我朝百六十年人文鬯達政教貞肅邁越前代厥有由矣雖然法者立於人也法久而弊生勢者趨於時也勢趨則習變登科第者揚揚然自以爲榮目貢途而少之

隨風爭喙視若無有而銓選人物因是以爲進退且判然莫之相涉祖宗作養陶成之盛固分析懸絕若此耶是故道德之原於性者一而未流其情者二忠信之根於心者一而枝葉其辭者二文章政事之習於家者一而傲虐其志者二其亦惑之甚矣松柏之生於山林貫四時歷霜雪閱千歲而不改者其材素定故耳幸而爲瑚璉爲籩豆爲罍罍爲棟梁不幸而爲節爲柎爲犁鋤爲輪輻爲軫爲軾若斯者材之美焉有不美焉者乎其取於人者數也其素定者材

也士之成敗與木同律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途之科貢而後可也若徒趨科第以徼利達而已世有伊傅之徒出焉又安知夫不爲木之不幸者哉吾庠歲貢之士丰標異緻靡然不同其爲國家網羅之才一耳吾聞其風也洋而達矯而毅溫溫然雅者吾讀其文也腴而亮劇而辨紛然而有倫者吾知其政也公而恕明而察廉而不污者以此終其身而風里閨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又豈可以利用之途而忽之耶

聖天子御極釐弊更化百度咸新乃合三途而並用  
之豪傑之士其尙知所鼓舞也哉

路

迎

汶上縣人進士  
兵部尙書

平寇祠碑

嘉靖丁未實我

聖天子臨御之二十有六年也於時禮備樂和風清  
俗美海內有於變之風焉時則大中丞沅溪何公拊  
循東土激揚發摘務持大體民咸賴之忽有懷州妖  
人楊惠潛來山東曹濮間倡白蓮教與其徒妖僧會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八

金善呪符水托言能驅鬼兵煽惑愚民如商大常田  
贊輩數百人往往亦附焉是年三月十三日楊惠等  
意在不逞敢行稱亂乃裂裙爲旗結枕爲鑿馳馬試  
劔劫擄於鉅野焚燒廬舍搶擄人財禍延於汶上馬  
村集流至單父之境謝漢家漢亦結社之友適遇千  
戶朱武臣巡捕之兵惠等爲兩翼以衝之我軍少失  
利旣而邳州王鎮撫希文聞警踰河與戰死之於是  
賊勢益張人心愈懼所司飛報至省中丞何公遂召  
三司及郡邑長貳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乃檄各路

兵司以兵至乃檄藩司糧道以糧從乃檄郡邑長貳以城備卽日遂行戊寅至單至之曰各道兵糧官屬亦咸至公乃開誠布公宣威耀武嚴禁奸細招納順降諭其屬曰豎子弄兵勢固易與困獸思鬪事在當防戰守之宜隨地早備慮其南踰於河也命憲副饒公思聰憲僉王公曄主之慮其東突於徐也命憲僉孟公淮楊公時秀主之慮其西跳於曹也命憲副張公九叙憲僉李公嵩主之慮其北竄於濟也命少叅吳公嘉會憲僉徐公鶴齡主之其供億之需芻糧之

筭則屬之右轄駱公顯大叅韓公威其功過之紀刑名之鞫則屬之太叅應公檣規畫旣一刑牲誓衆將往攻之賊惠遂自持大刀驅督徒黨數與官兵角於時我軍小却公復重立賞格嚴申軍法按劔而怒奮欲親擣會充守曹公亨督兵亦至於是各路之兵四面交攻旌旗蔽日炮鼓喧天賊屢出戰屢挫官兵愈奮前賊皆退藏於林莽之間咸相尤怨謂驅鬼兵喫法水之說安在哉惠但俛首長嘆而已脅從之徒始悟爲彼所惑遂思逃計是夜三鼓賊率衆而西官兵

尾之至曹南李家村團聚室內我兵矢石雨下及縱  
火攻之惠攜其妾投火而死商大常等俱爲鋒刃所  
斃焚燒死者殆近千人生獲男子八百有奇婦女半  
之會金未至漢所誤入北謝氏爲所執下獄先死謝  
漢爲萊蕪令陳君甘雨麾下奮勇擒獲田贊等皆生  
就拘執凱旋之日公乃策勲飲至賞賚官軍之用命  
者有差礫漢等于市梟以示衆爲壇以弔陣亡之士  
仍厚恤其家縱釋脅從歸還婦女是時魯地之民脫  
水火之厄得就衽席無老幼無大小無不歡聲如雷

舉手加額願公等上壽躋上卿以爲活萬人之報也  
綴文之士乃相與歌頌之謂歌頌不足以示遠也又  
相與祠祀之謂祠祀不足以垂久也托文章以永思  
相與詣汶丐言以紀之予聞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  
重成大功定大難必其才與誠合智與勇兼者能之  
公自妖賊倡事之日至督兵勦平之時僅二十九日  
也成功速於掣電擒賊易於摧枯名震兩曹威懾魯  
宋忠足以體國誠足以動物才足以應變勇足以兼  
人智足以防奸威足以克愛義足以正法仁足以理

杠一舉而衆善悉有非公之才且賢而能如是乎語稱有大功德於民者祀能禦大災患者祀公之德威舉魯國之民皆欲肖像以祀之單父之民劉井輩先爲之者本其成功之地也公名鰲字巨卿沅溪其號也今由中丞轉總漕晉刑侍將來秉銓衡掌絲綸海內民庶蒙其澤者又將天下祀之百世祀之固不止於一方一時已也庸書以俟

按鴻溪之平寇厥功偉矣惜其人爲司寇附分宜而成楊忠愍公之獄青史有袞鉞焉顧志之爲體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一

善善宜長原本所載不敢遽芟惟慮君子執其晚節而議之且例其餘而并致疑焉則爲累於此志者不小然在單言單能爲單人捍患者單人自報之固毋論其他也嗚呼功過雖不相掩而一事之失萬端瓦裂可不慎哉

尹

志

廣西人本縣  
教諭見官師

單縣題名碑

此單縣題名碑也舊有題名碑碑之者自邑侯古灤陳公始也嘉靖己未春公尊制述職

聖天子嘉悅曰能令往再蒞單無改昔政公歸自京師單之人士引領而望於是益懋厥政以仰副德意恢若度新若令勤若治視前政益張而太之召亡固存賑窮恤患裕民節財損益宜時百不一廢迺圖改觀議修邑門議題碑名自易及難次第而舉一日於邑門外獲舊石謀之寮友僉曰可碑遂付石人淬而礪之遡自公以上尹得若干人丞得若干人簿得若干人尉得若干人志名志字志貫志出身志年鑄之下方復禮幣躬詣學宮問記不佞適觀盛舉亟欲廣

公志不敢以不文辭因僭爲之記夫國家酌古準今設官置吏郡有守縣有令所以承流宣化布德惠元以邕綦隆之治者也顧見有同異則行有得失職有久近則績有巨細是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名而志之妍媸具別列而永之無乃以薄乎然君子之不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故志名志字志貫志出身志年凡以稽實也實稽而行著行著而鑒存某也廉某也貪某也達某也滯某也剛某也 某也端某也譎某也忠信某也僞某也利

民某也蠹民某也可以勸某也可以 誠以是而悚然起之也君子若之何而可以廢碑也夫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一題名而千百世之鑒戒昭焉謂薄也云乎哉雖然有名之名有不名之名不題名而自無不名者上也題而後名者次也題矣而無所聞者下也嗚呼鑒名之不名而顧無名之可名則是碑也吾懼其虛焉已

吳白成

邑人尙寶少鄉見人物

邑侯夏公生祠碑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三

邑侯濬樓夏公古瀛之名士也少領鄉薦靈光繹思赫有文譽癸丑春余幸獲親炙一見歡洽若平生觀其貌冲如也莊以重聽其言溫如也明以信仰其衷醇如也貞以古已知其爲有道士矣戊辰歲奉 聖天子新命出牧吾單余聞之欣然曰吾單之福也公車到日卽集諸同寅於一堂之上而喻之曰士之貴於世者有三其上志節次政業最下者文事也夫工詞華而濶吏事者浮儒也習時務而少士行者靡吏也儒浮吏靡皆棄於時者也吾與諸君皆胥勉焉公



首以清心率人奉法明程肅憲剔弊發奸省煩示樸  
爲斯民立命脉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凡諸簿書期會  
事關闔邑執此動衆誰敢不從乃一楮一蔬竟莫取  
焉至有禮不可廢者命從吏指所入俸治具是以里  
役勾攝公事外日唯熙熙然相安於無事不知誰之  
爲功也單故有城陶甃完砌視他縣爲獨盛奈承平  
玩愒日就傾圮公鳩工市材增築營繕樓櫓守禦之  
備莫不整理俾邑之民永擅金湯之固者公之遺也  
邑之東南密邇黃河接壤豐沛土曠民雜盜寇出沒

流毒善良稔矣公卽命各里巡警以時嚴限芟剪於  
是不逞之徒屏息遠遁俾邑之民永庇安堵之休者  
公之遺也又以學校爲教化之本於是崇重師儒迥  
出常格每月朔望講解經書盡日後已約會課文親  
爲批閱又以貧士奔走衣食廢棄學業於是各給錢  
穀以爲饗殮燈火之費俾庠之士永荷棫樸之化者  
公之遺也邑民久罹洪水屢遭昏墊甚可恤也公乃  
修築堤堰以爲捍禦其基址雖仍其舊然增之使高  
葺之使固俾邑之民永免魚鱉之災者公之遺也政

治惟獄訟爲難單俗雖未能無訟亦不至於健訟公  
公聽並觀伸冤理枉片言剖斷神鬼驚服或至蠹政  
害民雖生儒巨族罔有假借若小過但喻以曲直勸  
解詳切鞭箠不事因是囹圄空虛邑無冤民雖于定  
國之明慎無以過也民事惟徭役爲累邇來河工大  
作民膏告竭公先裁里中冗費定厥戶口酌量貧富  
親爲均編生儒不得以私干囑吏書不得以舞文墨  
丁稅不得以輕那移里頭戶首不得以肆漁奪雖陽  
城之撫字無以過也他如閱武有經畧救荒有積聚

禱早有遄應委查有勁節征賦有急緩修建有處分  
百度備舉各不勞民又其餘也任方三紀案無畱牘  
野無懸耜土無曠業粟餘於倉財餘於庫絃歌化洽  
口碑載道薦剡數加銓部進公爲曹州太守報至單  
之士庶如失父母哭聲震野去之日傾城奔送攀臥  
挽畱雖婦人孺子皆然嗚呼何以得此於人哉此以  
人心之誠自有不能泯沒者非有所爲而爲也邑之  
縉紳父老相率作祠北城之巔肖其貌以事余爲之  
贊曰觀公之貌見公之心所發者盛所養者深所酌

者古所準者今有凜凜孤特之雅操有汪汪千頃之胸襟宜其歷官三載而人稱爲神明遺愛萬年而並美於慮巫也

羅

潮

三河縣人字懷塘  
本府黃河同知

河神廟碑

黃河爲中原患振古已然而單父三面瀕河元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漭成巨浸國朝洪武大決正德梁晉口又決歲皆在巳巳洎巳卯如之越辛巳又有八里灣之決昏墊頻仍殘民流亡已不堪命矣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六

嘉靖癸未靈雨助虐城復于隍邑人胥恐中丞王公憂之俾藩臬守令城於舊治之陰地加爽塏民始小康焉此後洚水勇悍賴有隄防以保障之隆慶辛未余自磁州守遷兗郡丞專司厥務壬申歲左司馬兩溪萬公奉勅總理河道來與管河副使思重劉公循河之游防備周密復議築縷水新堤屬余董其成於是督率官夫如于夙夜修舉堤成河患少却鄉民黃朝臣等具呈謂邇日濁河汎濫田廬不致漂沒者堤功固茂而狂瀾退舍得竣厥工亦河神之效靈也

神外護運道內衛民田宜立廟崇祀以順輿情萬公  
允之遂同縣令李君光前量出帑貲如千俾管河主  
簿王子修董其事材聚工鳩卜吉於董家口剏焉以  
爲堤岸鎮羣黎子來不日告成爰伐石以紀歲月仍  
令塑像守香火世祀之母怠余竊惟河伯效靈漕  
舟穩濟皇帝遣衆臣若司馬公致祭於河漕諸神饗  
以太牢所在廟宇碑刻御製祭文用表朝廷報功之  
盛典余從鄉民廟於斯亦惟仰承斯意而已會見水  
由故道弗濫弗坎岸弗爲谷田弗汙萊居民安業永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七

無蕩析魚鱉憂神亦血食茲土詎有窮耶是爲記時  
萬曆龍飛之元年歲次癸酉冬十月望前四日

李光前

邑令見  
官師

重修城隍廟碑

嘗考諸大明集禮中吉禮之目十四城隍之祭與焉  
則知有城斯有隍制也單爲東魯名邑舊有城隍廟  
奠厥治之右規度甚偉凡有事者輒往禱禱卽應單  
人神其靈且異也久矣隆慶初靈雨彌月廟乃就敝  
神失所棲住持道士徐靜悟者欲爲鼎新計又慮所

費或罔給也因謀諸邑人陳力張弘化等共得二十二人結會積財踰年而用度始裕行將鳩工聚材經之營之因請命於先宰是邑者萬公公曰吁此重役也勿獨汝勞予爲汝助乃遣衆趨役單之士民亦有聞風而興者或施財或執功歲不再匝廟乃告成厥貌維崇厥制匪隘厥材孔良厥飾盡麗經始於隆慶三年之秋畢役於五年之春然而門寢廊舍尙仍舊也旣而余承命來宰茲土始入告廟備詢於衆始知爲單民之重建萬公之功居多也於斯時也余卽有

更新門寢意阻於筮仕未久及其經任三載人心頗服廢墜少舉境內亦皆晏然無事適徐靜悟罄蓄貲購物料來告於余余乃捐俸以招匠氏令衆以供使役時僅周歲前門後寢俱爲改觀制度丹堊亦與廟稱功始於萬曆二年之秋落成於三年之夏役甫就緒庠生李朝賓等乞余爲記余曰鬼神之道所以警愚頑懾奸惡弼刑政所不逮者也其地獄變相雖似涉於幻妄而愚夫愚婦凡有見者必曰某不忠某不孝某殄善類某縱匪彞愕然警凜然畏縮焉而不敢

肆惡者未必不因於茲非淫祠儻也若其鑒善惡福  
黎庶禦災捍患佑我皇明於萬斯年者此又神功所  
當默效者也否則建廟秩祀之典懼其虛焉而已余  
不佞僭爲之記歲月云時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孟冬之吉

黎民表

嶺南人河南  
布政司叅議

重修二賢祠碑

夫遲速異化期於治理勞逸異用協於成功此慮子  
賤巫馬期之治單父其迹不可優劣論也昔子賤之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九

爲單父宰返命於夫子曰此國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巫馬期問之曰我之治在人子之  
治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聖門師弟子之所劑者  
如此豈多術哉蓋聖人之至者莫如堯舜吾夫子則  
嘗祖述而欲見之行事矣觀諸臯陶之陳謨曰在知  
人在安民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吾夫子之言曰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明王不作而天下  
莫能宗予道之不行也有門弟子如二賢者舉其說  
以試之一國一邑是王道復興也夫子安得不驟聞

而喜之與故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  
幾矣夫子豈以治小者爲病哉喜其道之將行而惜  
其僅見於斯也世之談二賢之治者或以是爲優劣  
則是樂簡易趨便利者流爲黃老清靜之術而無逸  
先勞非周孔訓矣幾何不塗民之耳目哉今兗郡所  
領單縣卽魯之故邑而二賢所更治者故其廳事名  
曰琴堂別爲祠以祀二賢志景則也歲久日就傾圮  
欲葺而新之非有人力主其事不可萬曆戊寅御史  
大夫汝陽趙公行部至邑覩斯而歎曰聖門高弟逃

古良吏而舊遊之地棲神之所乃頽敝若此非所以  
率爨軌而貽後鑒也因語令王君尙禮亟議所以興  
事得府之羨財可以具木石而鳩工徒也條畫以請  
公曰可遂訊吉日釋奠於神撤而新之爲殿四楹爲  
廡者六室爲堂以藏禮爲門以啟閉繚以周垣樹以  
嘉木墜茨丹堊不侈不朴凡三月而訖工公下檄曰  
亟識以考役事俾來者倣焉君子謂斯役也有三善  
焉返古復始成夫子之志一也推賢與能彰二賢之  
績二也修廢舉敝釐庶官之政三也三者具而王道

其興乎惟趙公以縝密含弘之度具瑰偉博達之才  
由郡牧而長內臺也所歷試者皆繁劇之衝而盤錯  
之藪也諸所張弛者咸有功績茲復以治最徵貳冢  
宰方今盛明之際聖天子欲修無爲從欲之治而  
工有師師奮庸之風公陟天臺奉上清燕謀猷之告  
以施之宇內如以石投水莫之或逆矣語曰隆墀遠  
壑自盈言居高之易也吾夫子所爲大庶幾者其在  
斯乎王令祇承教令以新曠典殆公任人之效與民  
表請老南歸道出魯郊王令以碑文請民表人微其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一

敢與知昔賢之嫩政共公之舉指哉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夏六月吉日

賈三策

宇星衢亳州進士  
南京工部主事

重修學宮碑

單有學莫知厥始嘉靖癸未間河伯肆虐城廼告遷  
學亦再造迄今六十年矣爰稽舊制殿廡堂宇俱完  
且美但磨以歲月賊以陰陽是以完者缺美者墜甚  
有大敗極敝而不可支者迨庚辰歲天雄田來宰  
單治覩學宮傾圮不葺狀愀然弗樂遂有重加修飾



意無何汝南王公由毫訓擢爲單諭與侯始接宛如稔交侯知其才識有爲遂與謀修學事公直任不辭又得司訓鄭祁二君贊襄甚力大議迺決侯先出俸金以爲首倡闔單士庶暨諸商賈罔不出貲爲助公則殫乃心憊乃神鳩工庀材於正殿則整飾之戟門櫺星則補葺之明倫堂及兩廡齋舍則更新之泮沼則擴大之甬道鐘樓則初始之爲疾而成速費省而功倍回視疇昔之制煥然爲之改觀功肇於萬曆十年之秋訖於十一年之春底績田侯走吏齎刺求余

爲記余惟興學育才上人責也淬礪憤發諸學士責也况單沐慮巫遺化且與鄒魯接壤素有多才之譽諸士之生於今者覩學宮之再造乘上人之振作當講明正學身心體驗庶使他日爲我國家賢臣良輔固宜苟炫衣冠以爲榮顯攻詞墨以僥利達固非聖朝建學立師育養人才之意亦豈賢侯良博修學敷教之初心哉諸學士其勉夫田侯諱則直直隸大名府大名縣人二尹田公諱洲直隸定州人三尹楊公諱應芳海寧縣人尉黃公諱元亨丹徒人廣文王公

諱良柱河南汝寧府息縣人鄭公諱可久考城縣人  
祁公諱應元山東德州人均有贊成之功例得徧書  
於後萬曆十一年歲在癸未正月吉旦

邢

侗

濟南府臨邑人號子愿  
官太僕寺少卿

兗州府別駕攝單縣事高公德政碑

公之視單父篆也既事竣還郡矣邑父老百餘人羸  
糧走濟水上請邢子曰日者天不弔敝邑今年一長  
吏明年一長吏狐鼠跳梁簿書爲奸民不堪命矣不  
有高使君其誰更生我不腆之田悉索敝賦則縣官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二

之九賦九式森然甲令誰敢軼越姦吏至歲增額千  
金恣乾沒而有司者不問也卽問之影射旁規莫可  
窮竟公至逮其猾者鞠訊論報大者鬼薪小者城旦  
積弊若掃膏脂不朘則公實賜之惠矣薊門之  
野多韎韋之附日夜仰漕輓之芻粟而安居兌  
支之所上露靡所蓋覆旁無四壁恐燥濕不時而朽  
蠹以重守者之罪公自以俸錢贖金完繕糧舍不煩  
王家穀他如學宮棹楔之屬具稱是頃淮河之役大  
司空奉天子明命出行河操鍤畚受事者數萬人諸

郡邑出貲雇傭人不饜數十鎰旁近郡邑輒騷動公均賦平徭一邑安堵父老又言公之治單禁網疏濶與民休息而不以膏脂自潤吾屬誠不能一日忘公竊比於岷山之石聊以寄吾思焉邢子曰吾讀漢書所論次文翁黃霸龔遂召信臣諸君子在郡或數年或前後七八年其居官可紀才各一二事公在縣甫數月其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可當丞相中二千石博士雜問者不下數事究故名郡藉其相助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其所表樹異政可勝道哉公庶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四

幾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有君子之遺風矣又漢世傳循吏不及別駕治中母亦漢法多任曹郎佐史未有以經術潤飾吏事如公也者卽有以經術潤飾吏事如公也者或不得署邑符領錢穀計簿書止以廉稱已耳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黃諸君旣無讓焉而又嘗專治邑以經術潤飾吏事其哀然史冊無疑已公名斗位字仲仁號宜菴確山舉人鄉貢進士其先二皆舉於鄉經術蓋有自云

張遵約

邑人亳州  
牧見貢士

邑侯田公去思碑

東魯單父有琴堂焉處巫出宰地也自古今人不相及居是堂而繼蹟者鮮矣惟我田侯領先世訓奉天子明命萬曆庚辰來視單父篆下車登謁二賢祠馳神景仰追祀而隆禮因法古準今治單六年善政如一日至是歲乙酉天官奏聞訪天下賢推令以資獻替侯序前列海內皆仰之今未內補先擢湖廣鄖陽府二守嘻是擢也孰知廟謨之重循吏也哉觀其越三級而不使遽離一郡爲郡統之繁匪特一邑兼湖

楚遐方之難治非侯不可也侯行矣君命也義不可留邑人以圖繪文辭不足以盡其功德也迺勒石志思焉意召父杜母之思思其興利除害也侯之置官牛開荒田力請上官以免椿草田夫之役非召杜之遺矩乎文翁廉范之思思其化民善俗也侯之興文教講鄉約務本節用以抑乎奢侈之風非文廉之芳規乎何京兆劉長者去後之思思其功高而不居名成而不炫也侯之治績當道聯旌交薦者以百計而對客御史屢以才短政拙自歉其厚德又有以遠紹

何劉之心印矣矧諸公爲漢良吏率自邑而郡自郡而公卿事功昭於青史者至今誦之不衰侯之由單父而鄆陽陟臺階以爲後世法程者其事功不又相若耶碑名去思其稱情也哉侯諱則直號東維大名府大名縣人登隆慶丁卯科茲備爲之記云

賈

館

邑進士  
見科目

山東管河道憲副丘公生祠碑

黃河關國家利害也大矣是故安流順軌則漕輓駛裕奔潰壅溢則數省繹騷我朝都燕冀全藉東南之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六

賦故常資河以濟運又防其衝於是經理督治以河撫兩臺是寄而隄防疏濬之務又設監司以專理其視前代不益重哉我單南濱於河每歲夏春之交霖雨一澍河勢暴漲決岸毀城摧房垣溺人畜不可勝紀故河北之患單曹稱最前此兩院臬府諸公深爲此慮常於河北修築大堤以防其患後又築一堤以爲輔每歲修補費不貲之財動數萬之衆仍於單曹近河北之民均徭之外奪其力農者數千使趨工事名曰田夫擇邑中之上則者管廩事名曰椿草大戶

此二端者妨民之業蕩民之產誠爲一偏巨累也郡  
邑雖心切民瘼而分不敢專萬曆辛巳有後山丘公  
以憲副來督河務駐節之始多方存恤慰勞役減煩  
科罷浮費見田夫椿草之名喟然嘆曰國費有常經  
小民無偏累河工天下之公務而所勞所費何獨取  
足二縣爲哉遂舉二役達兩院而裁革之既報可單  
民如釋重荷欣欣然舉相告曰數載弊政一旦頓除  
丘公惠愛我民厥惟深哉寧忍愬然而忘報乎遂於  
城北卜善地一區建公生祠一所豐棟飛甍崇廣壯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七

麗以時爲公祝釐是役也督護課程者同邑張大夫  
也贊畫指示者諸致政也勸相鼓舞者科貢監庠多  
士也若夫樂事趨工交相慰勉者闔邑好義悉與力  
焉經始於萬曆十二年秋九月落成於冬十一月所  
費物料悉出於人心之樂從皆匠役親支應用並無  
收掌冒破之嫌且毫髮不假於官事竣索余爲記竊  
附年誼幸籍編氓目覩盛事義不容辭故僭爲之記  
以永衆人之思云

李朝賓

字雙川  
邑人見貢士

重修三官廟碑

廟之有碑志往也此廟舊無碑碑之者自今始也余稽往牒而知三官之稱所由起矣蓋以品彙成形於世匪天弗覆匪地弗載匪水弗活三者之功德其至大而至重者乎謂之官者以其職各有司存也吾人感其功德而崇報之此廟之所由建神亦所由設也又謂天司生而春爲生物之府故於孟春以祀天地司成而秋爲成物之府故於孟秋以祀地水旺於冬故於孟冬以祀水是皆敬本人情禮以義起者也後

世好異者流誣以姓名假以世代列以爵號品級則浮誕不經也甚矣是豈先民建廟肖像崇德報功之意也耶或曰三官者我單馬蘭村人也姓陳父諱子春姿容甚美少遊海上得龍女配而生焉者也雖載在誌典實無徵而可考意者惑於異端幻妄之談溺於耆舊傳襲之謬也歟不則何語焉不詳也嘗觀我朝祀典有云凡神有功於世者卽當崇奉況此廟之神昭爽靈異但有所祀罔不類應是以左右居民每逢歲時伏臘卽祀又恐時久而廢也購珉僦工以建

碑焉然鬼神之神也無在而無不在有其誠卽有其神諸君旣竭其誠敬以昭格之神必陰隲而佑矣況作善降祥又理之必然者乎此廟在縣治之西相距十里許經始於嘉靖十六年邑人郝嚴之所勅也碑豎於今歲之春鄉民孫大學王佩率衆力之所爲也因詳紀之庶使將來有所考云

明萬曆十八年庚寅暮春吉日

彭化鳳

邑人臨城縣令見貢士

邑侯胡公前去思碑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九

夫碑以去思名見公之遺愛於民者厚而民之感德於公者深也容可無一言以志巔末我單南境帶河東西相亘百餘里時一衝決則殺禾稼漂廬舍四野成沼萬民爲魚是以有隄防之築壩口之塞終歲勤苦殆無寧日工繁而疲於力費巨而困於財百姓嗷嗷無計息安非名世之上才振古之良牧其何能理幸而我公以古巢理學名儒承簡命來職茲土甫下車卽觀風問俗籌民便宜凡有益於時有裨於治汲汲見之行事緩刑弛罰脫棄紛更瑣屑之弊期與民



相安於不擾溫溫然慈母育赤子撫摩調護直欲措之於生養安全之域而後已以此實心美意流爲良法善政歷歷可紀述焉如兌軍米例運安居候支往歲率以蓆草覆蓋經雨則腐爛不堪每賠償累及破產公憫之捐俸金若干兩修廩一所則積貯有賴矣又謂凶荒之年不可預料而備荒之策則當早圖每社各置一倉每倉積穀若干石可贍數年之用於不匱疑獄六七人含冤待斃公得其情而哀矜之曲爲辨解不避觸忌其人卒得開釋條鞭大戶多收羨餘

以資侵取公置桌櫃較法馬俾毫釐不得染指至官庄以優恤學校寬稅租以招撫流移鎮狂瀾則神有廟勵德行則耆儒有官厚風俗則節孝有旌嚴保障則城垣有補諸如此等固有穎楮不能悉紀者大抵爲政務在安民政善則民安民安則政舉不踰年而休養和平之澤覆庇涵育之恩浸浸淪洽人間者至溥且厚誠與慮巫二賢追躅矣論者又謂聖天子飭吏治特重守令稱最如我公者殊擢而去當在即矣吾輩安得久濡恩波百姓日懸懸焉惟是之恐

詎意忽丁內艱計聞之日農賈釋耕罷市士大夫皇  
皇然如喪考妣相與仰天大呼曰吾邑有眞父母方  
遂更生之樂遽使奉制南歸何天之不造我輩若是  
耶越數日戒行老穉男婦幾千人登堂哭泣有留靴  
者有解袍者連袂執紼由縣抵河岸計六七十里絡  
繹不絕一時岐路分別不啻慈母之與赤子戀戀不  
忍舍也噫單不能留公而沐公之澤於無窮公不能  
居單而單民之思益永此固我公盛德善政之能感  
乎人亦我單人秉彛好德之不能忘也公去後闔縣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一

士夫鄉民數千有奇謀勒之貞珉以識不朽公諱汝  
默字懋興號新所江南廬州府巢縣人

于若瀛

濟寧人河南  
按察僉事

邑侯胡公後去思碑

夫吏治之盛孰有踰於兩漢者乎自何司隸入  
爲京兆尹厥所居長見思傳循良者遂艷說去思  
云夫思何容易哉思生於人心者也上之德旁皇布  
濩浸洽人心令人瞻依繫戀不繩約而親於是乎美  
則愛愛則思思則欲紀之以傳若南國思召東人思

姬愛其棠舄矧忍忘其人與政哉單侯胡公宰單甫  
期月更其舊絃調以化瑟政通人和華袞麤至單之  
人固已家而誦之戶而歌之矣無何以內艱去民攀  
轅臥轍哭泣之聲載路靡不出貲勒石樂紀其德以  
垂千禩矣諸土石印等又念侯禮士之盛節也皆謀  
再立石以彰之丐不佞記其畧且曰昔穆子論不朽  
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者一之謂善況兼有乎我  
單之學舍鞫爲茂草非一日煥然更新自侯始我單  
之人文幾於天荒非一日蔚然振起自侯始我單以

囂訟點邑乘自侯下車而牙角息我單以萑苻藪寇  
竊自侯下車而烽燧寢監守侵饒羨以私潤一清稽  
今稍肅矣博徒結膏梁以自肥一大創今稍戢矣市  
魁挾桀黠以凌轢一厲禁今稍斂矣却陽鱗防舞文  
清犴狴勵冰蘖督佐幕飭胥吏蓋無之而不中其機  
宜容可以更僕數耶且外溫內理聽之則仁義之言  
藹如穆子所稱無以加焉不佞聞諸士之言不覺擊  
節宜單人之思不忘也侯儻謂今之姬召非歟無論  
兩漢矣侯諱汝默字懋興別號新所廬之居巢人其

去癸巳六月之吉不佞因諸士之請特記之如右

李震時

本縣儒學教諭見官師

### 單縣儒學題名碑

凡官署之有題名碑也示往稽來於是乎在況世道人心之轉移率繇教化任是官者其間豈乏表表挺拔之品曷可令其名泯焉而弗傳奈何教之職綦重而教之官綦輕也輕之者甚且薄爲冗員見輕者亦自羞爲冷局冗且冷則跼蹐難展一生英豪之骨消耗無餘人世榮膺之途夢想不及遂浸尋至於輕不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二

可挽而之重國家造士之意謂何設官之意又謂何誰令冗且冷而入於輕至是也昔人稱秦士自賤周士自貴然則自輕自重亦存乎其人焉耳吾不能使員之不冗而能不自爲冗吾不能使局之不冷而能不自爲冷矜飾砥礪責已重而示人輕是謂能其官無負於其職顧余不佞愧未之逮也余在諸生中以教爲業倖而舉於鄉願就教爲職初不敢輕視教也入單父而登斯堂見左右兩碑巍然豎也弟子輩類得垂名於後而師獨否冷且冗而入於輕居可知已

觸目興懷蓋感慨係之此題名之所由碑也補其不可闕亦見其不可輕云爾嘲之者曰然則有此碑此官遂足爲重乎嘻是不然官雖不以石重苟能其官無負於其職未始不爲石重超然振奮是誠在我我自無可輕人之重不重置無問可也願與寅兄弟勉旃以竣後之君子是役也募工於匠採石於山則寅兄弟有薄俸之捐鑿削磨礱丹黝鏤鐫則羣弟子有旣廩之佐歷年遠者名無可考自正統始從志所載也兩閱月而功始竣余藉手寅兄弟記之寅兄弟俱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四

余諉也余卽不文其又奚諉焉漫書立石本懷爲之記若曰存觀省昭勸戒則余豈敢寅兄弟爲誰泰安劉君選濱州王君新國也余爲閩建李震時弟子名不能俱列時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孟冬月上澣日也

朱廷煥

邑進士  
見人物

朔築月城碑

今單城蓋十遷於嘉靖初紀云易土以甌因城爲池庶幾金湯矣而啟塞不時歲多湮頽月城缺焉門之重閉則於何有迺者狡寇窺伺烽火徹於郊關非築

城造郭民何恃而不恐邑侯蒲坂劉公以文武才簡寄茲土未期月而百竄遁起既禦寇於河上使踉蹌遁去遂及是時爲固圉計樓櫓有新雉堞有葺隍池有濬浮梁有易外郭之斗削有墻有溝守可矣更謂門無月城猶無門也於是自北門經始捐俸金心計手擘陶之甃之不日成之民不言瘁財不虞傷公滅騶從乘欵段日三四行視而崇墉巖嶮如長雲所謂衆愚分曉色睥睨生秋霧者足舉似矣邑父老相率謀樹鳳羸之石以永公功會余以分司過里屬泚

其筆余因考紀載城以盛民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月令孟春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其義則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也卽吾尼父之傳坎豕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繫大傳則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乎是役也公於城郭爲補而扼要設險攻守戰三善備焉事更倍於築民不言瘁而財不虞傷則其所得於築城之義者深矣卽有暴客

不逞之徒望而怖於鐵甕有不禡魄潰遁者吾不信也曩余承乏工曹亦有建築拱極城之役然因財於助因力於衆因人於城以公之陶之罄之不日成之民不瘁而財不傷並提而論難相伯功相萬也公他愆河防練鄉勇持火器捐多貲建四關社倉社學保障功多不具論姑因城言城以竊附於斯干之什于憲之歌云爾公諱世俊字崑源山西蒲州人舉甲戌上第余同年友也

關帝廟碑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六

邑北城闈中勅建關帝廟蓋肇於雒陽李侯之蒞政時云侯一時督單之諸君子共成茲舉堪輿家咸嘖嘖謂單當科第晨星之際是役也實有裨焉會明年甲子秋試而邑之趙孝廉諱兆麒者果登賢書且魁山左庚午之後余且偕姜君同售其時堪輿家謂不數年且當第而余於甲戌果成進士濫叨諸君先敢謂余一人遂鍾地之靈哉獨是嗣是以往科第且蟬聯蔚興孰非邀惠於神休者匪特此也吾邑馮夷鼓濤於城下流寇逼犯於河干邑人虔禱於帝皆許以

庇無恙果如神示不也敢忘神惠乎廟建已有年而當日剏造諸公輸貲鳩材勤勞各著但簿籍遺失不便勒名姑就此一碑之豎集名手爲之倣子愿先生墨蹟而加以姑蘓吳君鐫刻之精費頗不貲其捐金助之者仍皆前共事諸君子十之八九也碑成而偃伏於廟側家大人覩之謂廟貌巍然簷楹丹堊而反於茲不朽片石獨成缺典非所以崇精誠壯巨瞻也余方出守廬州大人命有言以紀之余言之無文特敘其巔末以俟後之瞻廟而碑者不沒諸君子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七

兩番共事之誼云謹臚其名於左

大明崇禎戊寅歲孟春月穀旦

皇清

張元鎮

邑進士  
見科目

邑侯徐公勦寇築堤碑

長吏肘銅腰墨南面以威福百里唯僥倖冀得盈歲月卽去不省耳其有循良者亦唯是處常則坐理有餘遇變則馳驚不足至於受任於倥偬之餘視事於旁午之際而能表丹誠攄奇畧經營拮据代一邑



久遠之圖爲萬世興無疆之利自非震世鴻才實心  
敢任者莫之或幾矣客歲巨盜突起據文亭陷南華  
躍馬控弦橫行昌兗間後雖渠魁伏鈇餘燼復焰單  
之民耨鋤化爲劔戟襍裊易爲鎧仗遂皆囂然喪其  
樂生之心蒞斯土者使無間世才畧恐未能勝任也  
侯以關東鉅儒英年異雋捧檄而至甫下車錢穀簿  
書粗舉大綱卽身先士卒策馬西郊星駕席捲直入  
虎穴擒斬賊級以數百計而賊未能有以一鏃相傷  
者神威洵不可及哉猶曰疥癬也迨榆園沙窩蜂賊

數千騎豕突西來所過無堅寨所至無寧宇彈丸小  
邑直朝露耳我侯則統率邑人激以義氣歃血而盟  
之誓以死守築炮臺補城堞濶隍池建木寨登陴扃  
鑰遠偵近緝於是衆志成城有備無患以逸待勞以  
靜俟動賊卒未敢窺關如此奇猷卽古名將中不戰  
而屈人兵先聲而奪人氣者何以加焉然其爲民慮  
者更深且遠也吾邑外有護堤舊因水衝崩坍靡定  
前邑侯亦嘗謀修爲外城未諧而止嗣後庚辰歲土  
寇猖獗直薄城下屠居民數百而當事者狃於襲故

難於更新竟未有能繼前人之志者侯一日按轡行  
堤上惻然念之曰郭內之民皆吾赤子使寇馬突來  
必罹鋒鏑乃四野黔黎更多流移郭內欲皆得而衽  
席之將若何或乃以築堤爲外城之說進侯嘖嘖稱  
善曰余亦籌之久矣但恐勞衆違時貽厲民之譏事  
既可以保吾民也卽任勞任怨吾寧憚乎於是躬爲  
區畫詔諸父老而告之其居關者若紳子衿以及閭  
閻細民莫不殫力從事而又命鄉長石鎔等董之侯  
不時按臨而稽察焉詩曰揅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

登登削屢馮馮此一証也祇見荷鍤者朝夕不遑風  
雨不輟旬日之間聿告厥成爲者不知命之者亦不  
知何以神速至此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又一証也昔人謂凡民不可與慮始而  
可與樂成由斯以譚卽慮始何嘗不樂況厥成乎此  
後任變出非常可高枕矣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又一証也噫此功底績固一時  
久遠之圖萬世無疆之利哉侯之振世鴻才實心敢  
任誠可矢天日而報

朝廷矣文莊公有言得一賢守如得勝兵十萬得一賢宰如得勝兵二萬其我侯之謂與至於甘霖應禱懸羊魚馴魯雉嚴如父寬如母載志輿頌余又無庸贅辭也侯諱化民字皞如遼陽拔貢生並記

張麟文

本縣儒學教  
論見官師

### 重修明倫堂碑

古帝王建學爲掄才地以德進者最上次之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德行之至重者孰若人倫之切於身聖人欲與天下其盡之必先與天下其明之此歷代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

顯庸創制而建學於首善之地曰辟雍與夫千百國之衆建者曰黨庠曰塾序咸置師儒俊秀講學習禮於

先聖之側明倫之制所由來遠今

聖天子岐嶷性成崇文重道馭吏嚴於黜陟課士慎乎名實宜天下士之翕然丕變自學校始也余生於齊之北知單父之多君子心竊嚮往之乃何幸而承乏秉鐸於茲土也況單父距闕里僅二百里許慮巫之治績未泯卽尼山之遺訓猶存但頻年河浸爲患堂廡

齋舍未免茂草之嗟時位琴堂職民牧者爲關中殿  
翁韓侯嘗鳩工庀材舉澤宮向日之傾圮殘廢者力  
起而更新之都人士方頌侯之功詎意復遭地震之  
變堂構之傾倚如昔歲在康熙之壬子余蒞任甫一  
載目擊心惻遂不揣謏陋毅然以整頓爲已任特具  
疏引先告之韓侯侯樂偕余捐俸爲闔邑倡緣是同  
任寮屬與闔邑之縉紳長者暨諸生之老成新進輩  
亦復拮据卒瘁期共襄厥事先是予以爲堂基規模  
弘濶非旦夕所能致且事關大衆慮物力之輻輳維

艱而廩生張經綸等慨然與余決計曰吾師果以身  
先諸生其敢後因是卜吉營度啟邑侯爲之統帥而  
師若弟亦羣相鼓舞且刻期急需未及備者諸生各  
量攜所有以爲之助時蓋壬子陽月之二日爲肇基  
之辰甫閱月而告成事焉且單父比歲當秋冬際常  
苦雨雪而是役之興事及竣工也月餘藹如春溫闔  
邑皆以爲天賜云自今堂構依然箴銘在目余偕諸  
生以時習禮講學共明經書大義仰副

朝廷建學明倫之旨將所謂德進事舉與言揚者予且

目而觀其盛矣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七月下浣之  
吉

郭鴻嘉

邑人太  
學生

追頌主簿任公導水遺績碑

黃河自孟津而東由曹虞抵豐碭中二百里凡十餘  
折溯激衝潰流無定向一日之間陵谷頓易土人呼  
爲河掉腰而單南四十里適當河腹之臍其地南高  
北下故北決多北岸西臨東迤則下流劇特長堤  
爲之障耳單堤乾連三其北西斷其南東合其濱崖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一

夾兩堤而中處者南北十里西東五十里亂於壩爲  
瓠子吞水漲不瀉號積水套順治戊戌秋七月河溢  
由樵龍寺東匯於夾堤之中隄不浸者三版漂沒廬  
舍禾畜無筭抵黃二庄東北防且旦夕潰衝金魚如  
建瓴民不堪亟籲當路不省會邑主簿吳江任公光  
甫諱熙者以巡隄至歎曰設隄以防水衛民豈以壅  
水害民乎乃決隄導之數日水盡涸又大築樵龍隄  
橫亘十五里俾溢水永不東於是復田數千頃村廬  
數千家莫不戴履任公公竟以決防論免公素豪不

以失官感攜家留入單籍日以奕飲爲娛又好客以是漸貧落久之家徒四壁立邑人感焉謀立碑琴臺勒其績具呈邑侯旣得請乃乞言於張愚菴先生先生曰余閉戶不關人世也亦已久矣雖然余與光甫厚嘗飲之酒白髮紅顏葛衣棕履三斗後輒烏烏歌絕少怨尤意此人情所難嘗念之方其導水於河也寧無以違例沮者而泡幻視厥官以洒沉澹災所甘心矣自世俗而論謂其位卑而行創從并救人盍爲身家地向使與世浮沉未必不致大通顯爲閭黨光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二

寵胡乃自攬文網而令困老異鄉爲異哉光甫豈眞貿貿計者而卒不以彼易此人各有志抑安強哉語云積千金不如救一人矧拯數千家陷爾田爾宅悉拜主簿之賜乎故自光甫罷官至今二十有三年仕宦升沉榮枯開謝者屢矣猶念其功誌不忘直道固在人心爾蹟其功度其事以對慮巫垂不朽無慚也爰授意於郭子鴻嘉次而鐫之石俾君子觀焉

朱

纁

字武林賢裔見貢生鄉賢德才等條

重建鄉賢祠碑

單邑之有鄉賢祠蓋昉於遷城建學之始在明嘉靖初紀云甫百餘年而鞠爲茂草每遇春秋兩祀執事者結廬成禮畢則移木主於別室焉相沿非一日矣先是崇禎癸未先君子秉憲天雄明年甲申遭闖逆之變抗節殉國越十三日爲三月十九懷宗皇帝殉社稷嗚呼滄桑變易君親罹難尙忍言哉時余方九齡茫昧無知未克相從逮

興朝定鼎修明禮教追褒殉難諸臣順治八年辛卯邑紳衿父老不忘先君子碎牌斬使罵賊殉國之節請於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四

儀部從祀廟庭維時家伯氏就舊基而創建一室以棲諸賢木主越三十年庚申爲風雨所圯余復修之後十一年己巳邑人念先大父誥封公守城恤鄰之事亦請於部允入祀典自庚申迄今又十八年矣恐久而復圯非所以妥神靈嚴對越也余小子仰先賢之典型叨祖父之餘澤勉力更建易甍以甄蓋以兩楹翼以墻垣護以神龕增供案一鑄香鑪一聯扁帳幔俱備初始於二月戊子落成於閏三月丙午事竣敬記歲月以示我後人俾賢子孫繼述勿替云爾至

若諸先賢之勲名遺蹟與余先人之事業文章或載  
邑乘或列國史余小子又何容贅時

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仲秋上浣之吉

黃

垓 邑 季 廉  
見 科 目

再記重建鄉賢祠碑

閱縣志鄉賢有祠無記傳云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  
者則立祠以祀叅之祭法蓋所稱法施於民以勞定  
國與夫捍大災禦大患者也而以死勤王事尤必祀  
之此其創祠之所自始乎吾邑歷朝以來崇祀鄉賢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五

者七人或經文緯武匡定社稷或純心質行不欺暗  
室又或績著循良至於民歌召杜傳聞之下誠有如  
祭法所稱者所謂有光廟庭卓乎可記者也至若忠  
烈朱公之祀鄉賢也獨能以身殉國大折逆闖之燄  
而動敷天同仇之心當是時遂有洞識天命勦力同  
心一舉而逆賊授首用報君父仇以佐我

大清萬世昇平之業者是則公之忠勇義烈激發鼓舞豈  
不有光於前七賢哉卽擬之張睢陽輩堅守孤城罵  
賊盡節用杜安史猖獗之衝以成郭李廓清之功



何多讓焉於戲忠烈公碎牌殉難於天雄誥封翁捐  
資守城於單父父子繼美後先輝映入廟享祀血食  
百代所直然耳但茲祠也疇昔傾頽成墟羣主皆露  
處今則廟貌重新駿奔而肅祀繫誰之力哉公冢嗣  
方來創建於前仲嗣武林重建於後易甃而磚示久  
遠也度地而垣便陳設也神案祭器備具肅對越潔  
粢盛也以諸賢之廟祠而武林獨力建之是烏可以不  
記而武林固辭僉曰前此鐫盡節錄刻忠烈公遺  
書修神道碑樓此武林家事他人或可不記茲以一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六

人而修諸賢之祠爲我諸人倡我諸人能率是意而  
歲修焉則塗茨丹雘輪奐重光廟貌百世猶新矣豈  
復有傾圮之慮哉是烏可以不記乃爲之記時

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四月吉旦

張

英

字敦復江南桐城人文華  
殿太學士兼禮部尙書

重修琴臺碑

單之爲邑也蓋孔門處巫兩賢之舊治邑之南郭有  
臺前方而後圓相傳爲處子鳴琴處故名琴臺後人  
卽其地建祠以祀處巫二賢踵事增華稱勝槩焉

歷歲既久傾圮剝落突煙漏痕荒榛叢棘狐嘯鴟噪  
礫瓦頽棖幾成坵墟姑蘓金君來宰是邑登臺而謁  
二賢愀然嘆曰先賢芳躅徽音雖遐陬僻壤猶聞風  
興起況親仰其遺像牧其民而居其位者而忍其湮  
沒乎遂奮然有重修之志顧物力維艱未遑率舉惟  
夙夜殫慮於百里之內審弛張務興剔課樹藝撫流  
移閱載餘而邑以理於是捐俸以倡厥事一時紳士  
聞風子來恐後庀材鳩工次第興修不僅光復舊觀  
抑且崇其輪奐擴其規模授之以程式寬之以歲月

凡三載而告成歲己卯門人黃子士鳳以單士遴擢  
中翰需次入都索余書古琴臺三字勒石表之臺畔  
洎辛巳黃子復繪圖以示余曰臺之廣數畝高九仞  
前枕南郭曩止殿三楹堂三間祠門一座今於殿前  
堂後建兩廡堂之東西起兩夾室堂前圍以長垣殿  
後環以圓墻殿則視舊高五尺肅瞻拜也堂則仍其  
舊制飾以丹碧高且敞便登眺也兩廡則集益友廣  
咨謀也夾室則一資憩息一供厨饌也圓墻透若疎  
櫺北望邑中萬戶如掌上也邑侯每以公餘率紳士

友生登焉東弔梁苑之遺踪西瞻子臻之故址南瞰  
純陽之丹鼎恍若古人之奇蹟勝侶咸會于堂廡之  
上升其堂讀壁間古碑覺文光彪炳非復前此之突  
煙漏痕矣高梧之漏月密槐之布陰雲張繡幙苔鋪  
錦茵非復前此之荒榛叢棘矣月夕花朝邑之賢俊  
嘯歌而管絃非復前此之狐嚎鴟噪矣若夫桃柳鬪  
艷菡萏吹香雁橫長空雪堆峻嶺其四時之意趣不  
同而樂亦與之無窮當於圖外得之且邑侯爲人慈  
愛寬和民不忍欺先勞無倦庶務畢舉今葺是臺祠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八

以爲講憩之所其於鳴琴戴星之義有嘿契而兼用  
焉者夫單雖僻壤自明季罹於兵燹民不聊生幸我  
清六十年來重熙累洽生齒日繁田疇日闢旣荷

聖天子之光化賢宰執之變理又得循良邑侯以噢咻卵  
翼俾士樂絃歌民安畎畝澆者返淳嚚者還樸豈非  
千載一時乎因請余書其大槩余 誠哉子言也憶  
卯秋余子啣

命典試山左得單士三人行其境井牧田宅若繡錯於以  
知金君課士勸農悉有成效然後以其餘緒因荒臺

而崇賢祠上以廣

天子崇道育才之意下以啟邑人景賢親上之心然則斯舉也豈徒登臨眺望之適聚會遊詠之助與金君名天定字叔固江南長洲人董其役者邑貢士朱子纁黃子垣也例得並書云時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春吉日

郭

琇

字華野山東卽墨縣人庚戌進士湖廣總督前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

重修琴臺碑

有單父而卽有宰子賤子期而先吾不知幾何人矣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九

子賤子期而後吾亦不知幾何人矣而子賤子期獨傳豈非以其賢也哉然賢一也而其治一出於勞一出於逸夫勞之與逸必有分矣上享其逸則下任其勞上任其勞則下享其逸自常情而論單之人舍子期其誰與歸顧單之人之思子賤也視子期爲更甚何哉蓋單邑近聖人之居其俗樸其風古以爲誠得宰如子賤者而事之相率而遊於化日焉斯已矣又何敢以勞遺君父也故豔揮絃一事築臺以祠之而其後遂相沿以無廢因目爲琴臺焉庚辰夏余被

命督湖廣取道於單訪故人金君因覩所謂琴臺者望之  
傑然以峙登之曠然以開輝煌宏麗有大異於尋常  
祠祀之爲者於是進邑人士而問之是其單之人丹  
雘而增擴歟抑別有助之者歟對曰我邑侯之所倡  
也自侯蒞茲土早作夜思凡邑之利弊搔剔疏決不  
遺餘力而務期於成獨一臺云乎哉卽以臺凡一木  
一石一瓦一釘莫不胸有成竹而後鳩工而作之旣  
而朽者易敗者塗闕者增役大而人不知勞工成而  
人不知費甚矣吾侯之通敏也然而勞矣敢句一言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

以志不朽余聞之慨然而嘆曰吏道之敝也久矣視  
其署如傳舍焉視其民之肥瘠如秦越焉有利當興  
則曰吾時不暇也有害當除則曰吾力不給也不給  
與不暇相循遂終任而無一事焉有能黽勉從事而  
不憚勞者乎若金君之所存殆將以子期自勗者也  
雖然子賤而遽逸乎哉蓋子賤亦嘗治單而癯矣有  
子謂之曰舜揮五絃歌南風而天下治然則子賤之  
逸未必非有子一言啟之也故敢借斯語以爲故人  
獻吾知自茲以往清署琴聲洋洋乎盈單人耳矣銘

曰登臨臺 高以軒松聲溜亮如鳴絃高風千載若  
爲傳後世誰能希兩賢姑蘓金侯清且廉揮絃戴星  
識後先吏畏民愛政平平我勒斯銘亦萬年

孫致彌

字愷士號松坪江南嘉定  
人戊辰進士翰林院侍講

鳴琴書院碑

單於兗州稱壯縣古單父地也傳曰慮子賤爲單父宰  
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而單  
父亦治兩賢皆以善治稱而慮子尤著邑故有琴臺  
相傳爲慮子遺蹟則少陵詩所謂昔者與高李同登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一

單父臺者也康熙甲寅乙卯間余客濟寧數過其地  
訪所謂琴臺者巋然隕址矗立於荒曠野水之濱輒  
爲之徘徊嘆息而後去蓋時方軍興徵調旁午上下  
皇皇惟不副程限是懼爲吏者又未嘗學問不知以  
古人爲師先賢之蹟日就淪沒固其宜也迨己卯冬  
闕里修書告成適吾友金子叔固爲單令招余往遊  
首登斯臺階所欄楯煥然改觀且勑新廟以慮子巫  
馬子並祀焉則金子捐俸爲之也余謂金子曰此可  
以知子之爲政矣蓋今之爲宰異於古古可以德化

而今之吏惟尚法律語及德化則相訾警以爲迂吏  
治不古若也有由來矣金子之治邑也其奉符檄赴  
期會恒爲他邑先有巫馬子戴星之勞上官交口稱  
其能矣至其體恤民隱轉移風俗視其官如家視其  
民如子噢咻而涵育之民亦親而樂從其教急公好  
義刑清政簡入其境化日舒長和氣翔洽藹然復見  
慮子鳴琴之化焉兼兩賢之所以爲治者以斟酌乎  
古今之宜子爲之而旣驗矣且建祠於臺使兩賢之  
遺化永留於單父子之甚愛斯民也不亦深且遠歟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二

金子聞余言謝弗敢當余自此入都載筆史館者越  
五載聞金子治績愈懋而大廣斯臺顏曰鳴琴書院  
爲多士講肄之所余喜而追次前語記之以示後來  
者

附載知縣金天定恭立匾額對聯

大門額

鳴琴書院

對

近魯鄰鄒宗國儀型傳百世  
慮前巫後聖門俎豆炳千秋

前堂額

琴臺

對

廣帝舜之餘音南薰迭奏爲吾  
民解慍阜財看百里千村家絃

戶誦如邁鳳儀獸舞  
發師襄之精蘊東魯真傳與多

士陶情淑性聽一彈再鼓流水  
高山克諧玉振金聲

賢殿額

祠

對

東聖以宰無分鳴琴而  
戴星而治總遙宣闕里風  
行王道以臨民不問任人則佚  
任力則勞咸上佞中都政績

金天定

字叔固邑  
令見官師

重建風雲雷雨山川壇碑

單邑山川壇在阜財門外南郭之內官道之左其址  
凡四畝六分有奇壇位南向有明嘉靖間遷城之始  
所建也自明季罹於寇燹傾圮不葺樵蕪往來畜牧  
穢污迄於今不特壇壝無存基址亦淪於茂草土人  
年未五六十不知有所謂壇者惟斷石一方僅五六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二

尺許臥於土中半露草間春秋祀事有司即其處掃  
地陳設不克成禮予思風雨時而後五穀登人民於  
是乎樂育山川者風雲雷雨之所自出同為一壇祀  
之皆所以為民也寧可褻乎故予自宰單以來久擬  
重建顧典禮所關俗吏永敢率舉諏度再四邑人士  
僉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今承

王命父母百里故稱邑侯是一邑山川之祀匪侯誰其主  
之抑匪壇神將何所憑依乎其建之便余遂不自揣  
量竭捐薄俸先為採石陶甃紳袍之好義者為助輦



致之力既集而涓吉鳩工且培且築壇依舊制四方  
縱橫各二丈五尺高三尺面甃以磚旁約以石陳設  
有墀裸獻有玷繚以周壇樹以宜木表以石坊凡百日  
而工竣百姓舉相告曰我乃今知山川之有壇也父  
老復進而謂予曰單雖無高山邃谷而黃河在境自  
昔疊罹潰決之患今幸安瀾宅土固賴

聖天子洪庥抑亦山川效靈也然則此壇之成豈非神人  
胥慶者哉重建歲月請識諸麗牲之石予曰然是爲

記時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四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冬月穀旦

重建社稷壇碑

粵稽周禮凡建邦國必立社稷陳氏禮書云社以祭  
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又云稷非土無以生土  
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章氏考索曰土爰稼穡其本  
一也社爲九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社稷並祭以其  
同功均利且養人也自改設郡邑以來仍倣侯國之  
制故必有社稷壇邑令膺民社之寄答陰之義不綦  
重乎單自前明嘉靖五年遷城於此卽建社稷壇於

西成門外之街南迨流氛肆虐兵燹頻仍荒圯弗治  
且近於市廛愚氓雜廬其區僅存壇址又爲版築者  
取土積以歲月不僅高者削平平者復鑿而窪之瀦  
水如沼春秋二戊布席望祭於數武外聊應故事而  
已余愀然於中者匪朝伊夕今歲旣重建山川壇社  
稷尤不可緩再捐薄俸庀料鳩工黽勉從事顧當時  
壇址五畝六分零今爲民所侵者什之七八如必恢  
故址勢將撤毀民廬夫建壇本以佑民豈忍逐民而  
毀室不得已畧整方幅就地大小計一畝六分有奇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五

以今日之界爲制毋俾再有侵越先以潔土填平水  
窪而後培墀築壇壇高三尺縱橫各二丈五尺遵制  
北向甃以磚石樹以宜木繚垣以衛之建坊以表之  
於是陳牲設醴以告厥成邑之紳士耆老咸喜而謂  
余曰

本朝垂六十年來賢父母接踵未遑謀及此者今得興廢  
舉墮俾神有憑依民知瞻仰誠盛典也請勒石以志  
不忘余拜手乃言曰天定草茅下土謬膺一命惟曠  
職是凜幸

聖天子在上百靈效順河瀆安瀾閭閻草野咸獲盈寧樂  
利一方土穀之神兆民所賴祈報之事胡可慢褻今  
日之舉不過率由舊章修復故典惟願自茲以往年  
歲屢豐生齒愈盛供

國家億萬年之貢賦此則余建壇之志也如以興廢舉  
墮歸美於令則吾豈敢爰記歲月如左時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冬月穀旦

重建名宦祠碑

余嘗考之前世如文翁尸祝於蜀昌黎廟合於潮思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六

感既深烝嘗罔替郡邑巒序之有名宦祠蓋倣其義  
也崇德報功典綦隆矣單父鳴琴之化彪 千古爲  
今昔宰邑者之典型唐宋而下代不乏人則棲神之  
宇當視他處尤崇迺明季燬於寇燹迄今歲久寸椽  
片瓦無存木主亦多散失春秋祭享以席爲廠於瓦  
礫之間草草陳設事竟卽撤余宰單七載久擬重建  
顧未詳歷代所祀諸公雖有邑乘殘闕未備文獻無  
徵罔敢臆度歲壬午緣重修縣志廣稽博訪旣悉應  
祀諸賢之名爵位次則祠宇之重建不可復緩爰計

工費設簿募捐余倡之師若簿尉繼之而紳士之好義者莫不踴躍樂輸子來趨事於是鳩工庀材屬貢生趙君時啓董其役凡三月而落成復置木主自周迄明凡十二位諏吉奉安以成事告或擬有明至今賢者尚不止此慮有闕佚噫從來名宦之祠必大君有命而後有司遵令甲支經費以供粢盛非苟然也考之祭義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慮巫二賢化民成俗百世宗仰非法施於民者乎唐賈

尉拒賊赴難非以死勤事者乎宋之學 公以在朝蹇諤出知州事暨呂正獻韓 武李忠定諸公皆於南北相持之際保障一方免生靈之塗炭孰非以勞定國能禦災捍患者 而元明數公亦莫非膏澤下民遺愛千秋合於古之祀典者也他若鈔夏諸公遷城輯志興利除弊皆大有造於斯民再如張令連尉之捐軀殉忠以及丞簿而能修舉廢墮廣文而知物色塵埃寧不足光俎豆惜乎未請於

朝毋敢擅耳抑余又有感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

日廟貌聿新洋洋如在模楷當前皆吾師表官斯土  
者可不知所自勵哉故虛其旁序以俟後之賢者時  
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冬月吉旦

陶爾成

前朝邑令  
見官師

明大名兵憲朱公忠烈祠碑

元氣日升充塞天地剛 之精毓爲仁人上浮日星  
下凝河嶽前乎開天之泰爲晉 觀後乎傾天之否  
爲夷爲節潛以此學見以此行利不能奪害不能移  
獨擔綱常而後孤撐宇宙成以巴蜀鄙儒 元 特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七十八

恩遠牧單父奇逢琴臺恨時艱守拙不 造 羣黎  
而景仰高山惟尊賢惠民之語日盟諸心厥惟贊明  
朱老先生端方清明睦族調鄰 兄我事奉教惟謹  
長公兵憲朱公廉能清王尊庭訓而畏簡書雖未覩  
面而叨守茲土行誼備悉也公諱廷煥字衷白崇禎  
庚午登賢書甲戌成進士以冬官尙書郎築城有功  
詔賜獎諭陟樞武林民懷吏畏商賈戴德署中西廡  
有古梅奇石皆宋時大內物公退食之暇進諸士子  
於此立爲香社而品題之門墻桃李雲蒸霞蔚兼之

雅好湖山每載酒攜侶嘯咏於兩峯煙水間一時風  
流不減蘓白至於捐金築勝實西湖功德主人也去  
後士民思之爲立生祠於西湖之渚陞廬州府知府  
時烽火相望饑饉頻仍公撫蒞多方不期月而民安  
物阜有太平象無幾以內艱歸百姓如喪考妣碑思  
尸祝之外扳轅而送者 號數百里不絕抵家居喪  
盡禮哀毀踰常時單荒稂莠 蜂作燬門攻城人相  
食恬然爲常公竭其資產築城 濠經營守禦復施  
粥施藥施棺收養途中遺棄小兒數百雇食婦撫之

存活甚衆鄉人咸賴之服闋補大名知府治 懋  
以備荒奇績遷順廣兵憲大名紳衿借 請留兩院  
特題改授大名道兵備副使至十七年春三月流闖  
自豫雍直抵畿南勢如 公益勵素志誓死報國  
嗣賊使至公碎牌斬使與家人訣有誦其遺封翁書  
曰子受國恩甚深際此危難惟有濺血城頭以報朝  
廷雖死於鋒鏑亦有榮施及大隊至軍民駭散城陷  
矣公乃北拜先帝南拜父母從容就死賊覩公才貌  
欲全之公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後數日面色如生時

四十有四此其筮仕殉難之始末也成時解組  
寓杭公之流風善政口碑猶存旣而驚聞寇陷神京  
一時殉節有景文范公元璐倪公邦華李公世奇馬  
公偉汪公理順劉公數臣因憶兵憲朱公孝義素敦  
逆知必死迺持雞絮於西湖之祠而祭之比至南都  
而公之節烈已宣揚朝 夫復有南下者始詳公之  
殉難如右云及遇迺弟廷炳更爲備述顛末予不勝  
喜深幸素所景仰者得死所矣大丈夫鼎立乾坤生  
當立功與日月爭輝死當與雷霜比烈如人 仁爲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

已任知及而勇守之舌可罵賊寧斷不屈 主  
寧剖自甘卓哉一死忠可報先帝孝可對封君近可  
昭當時遠可垂奕世琴臺正氣長存天地間矣諸葛  
武侯所云鞠躬盡瘁死而 已文山公所云成仁取  
義庶幾無愧微公吾誰與歸今聞梓里將營忠烈祠  
以祀公成忝年家曾宰單父是以特爲之記

孔尚任

字東塘曲阜人聖裔  
進士戶部員外郎

朱忠烈公專祠記

前明崇禎十七年甲申流寇犯畿輔三月十九日京

師陷懷宗皇帝殉社稷文武臣死者二十有四人其  
前十三日破畿南大名府大名兵備道副使朱公諱  
廷煥死之噫大名之事京師之禍始也朱公之死文  
武臣之義倡也其事大其死重故明史特書之當流  
寇鴟張關中山右河北湖南遭其蹂躪者數十年荼  
毒者億萬命至於北犯 輔中原之氣不絕如縷矣  
朱公世籍山左之單邑雖制 家而胸挾韜鈴惜  
用人者不破成格但試之一曹一郡簿書而外非所  
與聞迨開府經畧之臣比比無效公始備兵天雄接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一

檄命於烽燧之頃隨鞭弭於闔璫之後孤軍 豈  
能振哉城之破三月六日也驚塵四合僞書疊飛公  
登陴搥鼓碎其牌而戮其使一夫當百之氣宜其有  
濟也卒亦不能挫賊 保 州蓋人心瓦解已無同  
仇之憤惟有自磨其齒自齧其舌叱之詈之以頸血  
濺之如是而已復何憾耶大名之父老尚有能述公  
死狀者生氣凜然悸人魂魄所謂直而伸者神也卽  
不封諡卽不廟祀而尸祝之我公之陟降蓋已無時  
不在上帝左右矣弘光朝予祭葬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大名之人請祀於名宦單之人請祀於鄉賢可謂  
盛矣然猶未足以報公也今又訪公讀書故宅謀建  
專祠告之郡邑當事請於學使者莫不鼓舞而贊助  
之不募而物集不鳩而力合期月廟成再踰月而門  
廂繚垣皆備落成之日距公殉國之日已歷一周甲  
而人心踴躍猶如昨日事蓋真忠大烈長與日月爭  
光豈以久暫爲顯晦哉雖然 死死封疆也朝廷  
以大名付公公効死勿 是公之志也公之神六十  
年在死所建旌而出秉節而入恂若 若 兮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二

必無一日敢離大名雖故土之孝子慈孫 大  
夫思公之儀容涕泗漣而剪紙招魂冀公一蒞此祠  
享潔牲而醉芳醴吾知公之風 雲馬夷猶徘徊未  
必果來卽來而未必信 久停也傷哉爲記皆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嘉平月

金天定

字叔固邑  
令見官師

創建明朱忠烈公專祠碑記銘

粵自畫疆分野而人物始詳其郡縣所以表地靈也  
然則百里之封而曾無一賢焉足以名天下而傳後

世山川羞之矣顧或有之而莫表抑亦有司責也余  
宰單父閱邑乘得兩先賢焉一曰秦襄毅公紘一曰  
朱忠烈公廷煥襄毅公以進士官御史在景泰天順  
間忤權璫遷謫者屢矣然卒不改操能隨地盡職所  
至有善政爲成弘時名臣以功名顯忠烈公崇禎甲  
戌進士除工部主事轉 外郎中出知廬州以內艱  
歸再補大名北兵至公城守攻七晝夜不克以功擢  
順廣道徙大名兵備十七年三月闖賊灌將軍劉宗  
敏遣人賈牌諭降公碎牌斬使賊怒疾 破 屈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二

以忠節著二公雖建豎不同要皆一代異 建  
祠以示矜式然余于忠烈公重有慨也當崇禎之季  
有君無臣李自成驅百萬之衆 躡豫楚屠名城  
親王殺督帥所至無堅 豈當時兵將果不足禦賊  
哉抑畏懦退縮不走則降甚且擁強兵輦邊餉攜邸  
私歸者往往有之故賊得逞其兇焰破關陝收三邊  
長驅入晉以臨京師此時雖有智勇亦無所用之矣  
而公乃毅然不顧碎僞牌斬僞使以數百孱卒櫻城  
死守功雖不就其氣固足以攝之矣故自成至真定

以公死責其黨不能保全好官蓋賊亦心折也設當時守土諸臣得如公者數人則賊尙有所忌卽不然肉薄以攻精兵銳甲亦必多摧折而無然亦不至如是之甚惜時無其人而獨以公當其衝也抑公之不幸矣雖然公沒而公之名不與俱沒英風浩氣千秋如在也無論當年之降 逃者皆以銷化變滅不得與公齒卽以勲德隆重係有 臣之望如襄毅公者而山東通志且遺其名 欲 公之邑有志史有傳俾後世賢士大夫歌詠而樂道者而顧無有也公

又不可謂不幸矣客歲春去公之沒 甲子一 矣單紳士商民僉以公專 請余喜其符余夙志用其言上之於府以達於學院顧公 允其請單人踴躍效命相率卜地於北郭公 子纁以公爲孝廉時故宅獻復益以纁曩購比鄰宅一區係公舊讀書之齋合兩宅爲一祠宏敞爽塏非惟可以揭虔妥靈亦公生平神魂之所素安也乃於其中築正祠三楹兩廡翼之由外徂堂爲門二重悉如堂廡之楹門外樹屏以塞之堂前爲亭以備春秋拜享之所後爲室若干

以居守祭器者不數月而訖事工不待鳩財不待募而丹堊之麗木石之堅甲於四方顧麗牲之石隴而未刻邑紳士復以爲請余不文無能爲役然表揚之責固守土者事也遂不辭而譔次如左庶後之登其祠者拜其主履其讀書栖息之地以慨想其眞忠大節必有聞風而起者則 之山靈當益爲之生色矣至於公家世生平之詳則有 庭孫司馬之誌與青來徐太史之傳在故不 之銘銘曰嗚呼忠烈起家進士破書萬卷乃識一字彼都將相 學何事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五

我從民欲爰作專祠廟貌肅清公宅 址靈爽憑焉  
有化無死萬有千歲高山仰止皆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春王

盧錫晉

字晉侯邑進士現任禮部郎中見科目

忠烈朱公專祠記

朝廷嘉明季死難名臣

賜諡與祭于是吾單忠烈朱公得建廟朝京門外之通衢薦紳先生文而刻諸碑者林立而余嘗遠宦未暇以謏詞附名于其後丁亥八月請假歸欲有所表著而

公之斬使擊牌抗節不屈可比夫嚼齒碎齧握拳透  
爪者則人已言之甚詳昔在京師石振穎言任城人  
有日覲者其子至今猶能道之余數屬石君問其事  
並任人姓名意其有傳聞所不盡者而惜未得泊十  
一月有氓庶百餘來自天雄相與布几筵設牢醴羅  
拜于廟中仲子武林氏 謝焉則環視而喜且有泣  
下者因相顧曰此我公子也自公備兵于吾郡吾祖  
父以來皆食其利其一時正氣雖賊將亦義之故城  
得不屠數十萬性命實造于公以賴我後 公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六

受卹典廟祀故來觀焉今且約歲至以爲報 二  
日至者復數輩爭立石題名而云嗚呼君子之建奇  
節也讀書懷古之士慕而傳之或民之及其時者尸  
祝之若遲之六七十年故 皆無存者則流風遺愛  
或幾乎熄矣今其民重趼而至以道其往事而動其  
悲思則知當日者實能使之家頌世稱以至于今也  
故公之傳于懷古士與同時之民誠無異睢陽張許  
至夫尸祝于其家易代而猶未已雖張許豈聞有此  
哉夫言出而緩得書其事之罕者附名薦紳後則余

之初志也時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長至後十四日

成

光

大名府人湖南糧  
儲道布政司叅議

忠烈朱公專祠天雄紳士題名碑記

忠烈公自吾郡二千石爲備兵重臣湛恩汪濊氣吞  
妖孛故明南遷時特加 卹吾郡人士至今猶感思  
之

本朝命入國史而學臣亦允 邑公請立廟以入祀典吾  
郡人士丁亥冬始聞之載欣載徂潔烝 入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七

春絡繹不絕旣彙集歌謠獻公之仲子武 氏 以  
爲仁人志士能于生死 世 難行以傳于後其  
狀貌必英英過人而惜予輩 不及見乃長老僉云  
記公貌切甚爰購妙手 爲二圖鬚眉顴輔對之猶  
有生氣今傳供其一而以一幅送懸單廟瞻視典型  
使予輩感恩益切而不忍離去惟確石鐫姓名庶幾  
如日侍公側且欲公之惠施我郡人與人所以戴公  
者歷千萬世未有艾也皆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秋七月朔日立

王

鏞

字聞遠邑  
令見官師

### 修城記

天下事失於因循者半失於苟且者半因循者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漫不關心苟且者如館人之治傳舍塗飾一時而不計永賴受茲兩病此事之所以難爲也單之有城從來久莫可攷自勝明遷築於茲又幾二百年矣前此屢修至康熙五十年來戍樓委謝東西止餘瓦南剩有朽木數條雉堞墻垣霖雨坍塌殆盡規模雖具幾幾僅存基一望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八

蕭索其何以壯金湯而資保障余惄然憂修葺竊以爲役大而費煩開銷易於起欲動衆易以賈怨徘徊傍皇不能決顧又曰事在不可已烏可以無措而或已倘任頽廢而不爲之所其若守土何於是捐貲設法經營於康熙五十二年次第圖畫傾者建之缺者補之朽者易之不取給於公帑不分派於里社一切磚瓦木石繩灰悉平市民間經年而工訖告成樓堞翼如女墻森如周垣屹如邑之縉紳人士咸拜手而言曰微侯之功不至此余聞之而

嘻曰余何功之有興廢舉墮有司之責也居其位食其祿而不事其事是爲曠官是爲素餐余惟不敢因循不敢苟且以盡吾職守焉已矣其何敢以此市德而沽名爰勒之於石以志時日而備參考云  
重修學宮碑

今

天子釋奠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親洒

宸翰題其額匾

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八十九

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鏞捧

命牧單下車伊始祇謁廟學兄殿廡傾圮墻垣頽廢戟門泮池櫺星門以及照壁門樓毀塌無復存者竊思單父地近鄒魯慮巫遺跡堂煥然而顧令夫子之廟祀殘敗若此其何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越癸巳謀於邑之縉紳先生咸有同心踴躍從事飭材鳩工殘缺者易之漫漶者新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備重葺於康熙之五十二年歷二年始訖工廟貌爲



之改觀焉夫學校者賢才所由出教化者興賢之基  
本山靈川秀神涵氣毓人文迭生爲國光華抑豈偶  
然且廟者貌也非徒肖其像而事之如緇流黃冠假  
福田利益之說以爲奔走衣食計也蓋欲因像生敬  
因敬生則以正人心崇經術繼往開來通行道統於  
勿替也學者誠因其外以致力於其內明義利之界  
謹誠僞之關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  
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  
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處爲名儒出爲名臣其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九十

於

聖天子雅化作人之意庶幾無負若剽竊浮華苟爲希世  
取寵之具非余所望於鄉後進之心也諸君子皆以  
余言爲然遂援筆而爲之記斯役也或總理工費或  
分司督察心計指授巨細不遺則有邑紳刑曹劉公  
天眷郡丞朱君瑄候補主同劉君光洙內翰朱君叔  
琪州司馬封行人王君詔學博黃君士麟李君樹聲  
謝君翰而從諸君子後黽勉不遑者則房山王鏞也  
因並書之

義學碑記

蓋聞賢才不擇地而生是以聰明特達之資天不獨於通都大邑世家巨族而鍾之厚之於窮鄉僻壤單門蓬戶而偏薄之愆之也乃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孔子曰鏃而礪之其人不既深乎魯論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使有其資而不學欲爲學而無地則雖有聰明特達之資其不湮沒銷滅於畊 豎者幾希此義學之不可不設也余甫蒞單卽欲創斯舉以力未逮不 今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九十一

事少就緒舊義學亦不能遍修擇城之東郭有蔣姓房屋七間捐俸銀八十二兩酬其直售之建立義學舍延邑中名士爲之師俾左近俊秀子弟綿力讀書者以肄習就將於其中余嘗閱單邑乘秦襄毅公少貧膏火饘粥不繼教諭沈翔奇其才瞻之於學後成進士爲國名臣茲義學之建余何敢居樂育人才之名顧其中豈無聰明特達之資繼襄毅公而興起者乎方今

聖天子崇儒右文

賢無方卽古闢門籲俊明明揚側陋

之盛何以加茲而 各上憲體宣德意廣厲學宮孤  
寒之士無不搜拔直省郡會邑里皆設立義塾以作  
養人材士生斯世可謂幸矣吾願此邦人士誠能師  
盡其所以爲教弟子盡其所以爲學互相砥礪以期  
於有成上不負  
聖天子雅化作人與 各上憲興賢育才之意由是而歌  
鹿鳴登雁塔聰明特達之資得以自見於世與襄毅  
公後先輝映功著旂常 垂竹帛是則余之所厚望  
也夫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九十二

閔家權

字衡伯本縣  
主簿見僚屬

琴臺碣記

單古單父也先賢慮子巫馬子嘗宰斯邑一則鳴琴  
而理一則戴星出入傳者兩躋之蓋慮子以宰之逸  
節民之勞巫子以宰之勞致民之逸兩賢異用而同  
功所以並臻化理聲流奕禩使後之爲政者有所取  
則也顧春秋迄今數千餘載而慮子鳴琴之處猶有  
臺存焉規模宏敞古木繁蔭登其堂拜其像想聞其  
風靡不徘徊俯仰油油然望古情深嗚呼非聖門之

賢而能若是乎丁亥夏余以下吏主簿於單簿之職  
惟河是務他於民事則有侵官之令夏秋河漲修築  
爲勞余每寢食不遑懼忝厥職誠有感於昔賢勤官  
之義而然今越乙未已歷九年庸才閒職無以惠此  
父老幸房山 王公亦以是秋來宰斯邑其政簡其  
守廉時而治繁理劇何其勞也時而風流令行又何  
其逸也顧乃使余得仰佐下風共襄厥治則余之沐  
餘光者亦豈少哉於歲之春適偕公登此臺竊喜甘  
雨和風歲歌大有覩此熙熙而攘攘者不啻家給而

人足民之愛戴公德者亦童叟無異詞不識考之古  
二賢之治爲何如也噫世際昇平則民樂熙皞令稱  
慈惠則民歌樂只今古不易民今古無異治雖不敢  
謂無愧於古而高山景行之慕時深寤寐則余與王  
公實有同心焉故特書於石庶幾始終相與以有成  
也因爲之記

重修禹王閣記

黃河於天地間爲最鉅亦最神從塞外來中國源遠  
流長變幻而莫測治之厥惟艱哉而自古善治河者

莫如禹疏播維勤平成永賴民到於今受其賜廟而祀之宜矣單邑瀕河數罹水患方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百靈効順曩時東巡數指示治河方畧  
值

河院大中丞趙公 分巡江陰許公 郡司馬長洲朱公祇承恪恭以宣神庥數年以來民歌樂土戶慶安瀾其默邀神之庇佑者不旣多乎邑黃岡集南縷水二堤上前有大王廟後有禹王閣係前明萬曆中丞李公所建迄今日久頽廢竟爲荒墟余職司河務有

單縣誌

卷之十一

藝文

九十四

志修舉而未逮房山 王君宰是邑之九年政化成風俗美年豐人和百廢具興一日稽傳誌慨然有重修之舉而邑之潯江刺史桐止黃公外翰度汪孟君欣然任其事董其成鳩工庀材俾舊者新廢者舉其以妥神靈而邀神眷者不且永永乎哉嗟夫神禹巍巍功蓋萬世固不繫乎是閣之有無而人之感戴不忘者非是無以伸其志而盡其誠余不敏待罪於茲已歷年所顧德薄能鮮恐無以昭事明神竊幸仰承王君修廢之美意而喜黃孟二公之樂善不倦克與

有成功也於是乎書

論曰單邑之碑碣率皆殘缺剝蝕字蹟漫漶 徐本  
所錄已多亥豕魯魚承譌襲謬今雖摩挲斷石讐校  
蠹榻深愧學問淺疎未經一一攷正疑者闕之不得  
已耳其他荒祠野廟非誕卽俚頌德稱功多諛鮮實  
槩置勿錄志體宜然非過嚴也

